

民國  
國  
藝  
史

嬾窩一叢  
民國豔史目錄

修竹鄉人輯

粵巡按使李太夫人慶壽記

北京女子敦誼會開幕記

女子敦誼會售物助振記

中外貴婦人之園遊會

附園游會執事各員應知事項

彭師長夫人發起出征軍人夫女愛國聯合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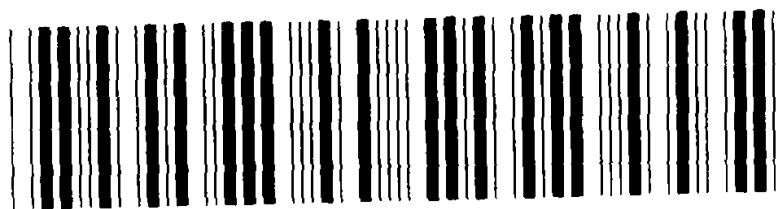
浙江女子師範展覽會開會記

袁總統四公子結婚之研究

王上將與張次長聯姻紀盛

梁令嫻女士婚禮序

民國豔史 乙編目錄



北师大图 B2350838

德惠縣呈請規定婦女聘禮

鳳凰仙鶴之女禮服

革命聲中女豪傑之偉著 計七函

余沈壽女士再呈農商部文

余沈壽女士三呈農商部文

華吟梅女士事略

附徵求華吟梅女士悼詞啓

題華吟梅遺像

題華吟梅女士遺像

黃婉芳女士傳略

李夫人投江事略

三貞女同時自縊之慘劇

張竹君女士赴武漢診傷記

傅女士脫網記

吳木蘭在贛被逮後之狀況

贛都督嚴禁女子纏足

內務部整肅女教之密飭

湖南懲辦小學職員挑誘女學生之訓令

女學生艷名之取締

內務部解釋日婦田中久米結婚入籍之法令

女學生與女革命之傳訛

湖南留日學生之新情史

留日學生小妻之艷史

共和聲中之姦殺釀變案

京師姦殺案(一)

京師姦殺案(二)



京師姦殺案(三)

上海強姦處女案

鞏節婦之慘劇

胡貞女之冤獄

易哭厂女子敦誼會之艷詩

王壬秋之周媽譚

趙爾豐有殉節之二妾

吳將軍與女伶尤鑫培之艷史

陳璧案中之五姨太

川人控尹昌衡之漁色

周鉞逼女投江案之判決書

關瑞麟夫人多爾致西國某女士書

杭州之反對公娼

雲南士紳呈請取締集團公娼

長春請設妓女診療所

鎮江創辦驗妓所

重慶警廳取締戲園之風流令

彙紀民國官場之艷史

縣知事姦拐民婦

軍務司參議娶妓爲妾

知事納妾被騙

某科員與警署長之醋海波

王克琴有官太太之希望

收捐委員強佔民女之涉訟

女公子權時侑酒

團長失去姨太太

巡查員強劫民女

半推半就之內閣總理

蘇警廳委員姦佔民女詳情

彙志民國女界之趣談

黃淑貞不認自由結婚之訴訟

星期日張園之女學生

悍婦凌辱教員

錯配姻緣

娘子軍大起風波

和尚有妻做原告

粵省良家婦之密賣淫

一千餘妓女之羣芳大會

吳維翹女士結婚要求之諧談

---

戲擬張別古小姐致章太炎書

戲擬妓女致遊兵書

少婦脫褲搜烟之趣談

戲擬關瑞麟棄妻再娶案上訴呈文

鄭師道與唐羣英結婚之交涉

律師搶親案之奇奇怪怪

民國歷史 乙編目錄



邦有賢輔  
 政治斯隆  
 夫有賢助  
 學業斯工  
 偉哉女士  
 節儉持躬  
 荆釵自勵  
 孟光遺風  
 扶貧輸餉  
 骨俠氣雄  
 有孝有德  
 有翼有馮  
 惠於閨闈  
 交口稱頌  
 我書數



勞漢

(像遺士女梅吟華平廣)



# 民國豔史乙編

修竹鄉人輯

## 粵巡按使李太夫人慶壽紀

粵巡按使李開佐太夫人雷氏八秩壽期。本爲陰歷六月十一日。然民國改行陽歷。故巡按使卽以陽歷爲準。不復拘泥舊制。先一日晨。各司員多已紛紛到署預祝。署內自東西轅門起。均擺列生花盆景。滿掛日本燈籠。入轅門百餘步。卽至頭門。門前懸掛綵紅。各柱繞以榕樹葉。沿路有生花盆景點綴。並有用花砌成大福字五個。大堂口則有生花橫額一面。題曰仁壽同登。二門則有五色縐紗結成蝠鼠啣一壽字。滿佈電燈。聞係某廳長所送。其壽帳壽屏等。則觸目皆是。極其金碧輝煌。是處之左爲四司辦公所。右爲巡按使住眷。各來賓到署道賀。卽在此處行禮。再進爲新建洋花廳。正中高掛鄧警廳之壽帳一張。精緻絕倫。其右邊壽帳一張。則滿繡嘉禾。係四司所送者。款式亦佳。又實業司辦公廳之戲檯。除裝配種種景緻外。棚面復以生花砌成各種故事。香氣四溢。撲人鼻觀。來賓觀劇。均登樓上。樓中羅列籐椅數百張。極



爲齊整。而巡按使以是日來賓均屬重要人物。特令該署副營官馬爲驥加派濟軍巡邏。故兩邊迴廊滿佈軍隊。並發出襟章給與辦公人等一體佩帶。以便稽查。至十一日各文武官員之到署道賀者。車水馬龍。尤極一時之盛。女賓之到署道喜者。亦絡繹不絕。至署中人員。是日并准給假一天。以誌慶典。惟署前一帶地方。恐有閒人溷迹。故正南街南頭華甯里南頭及衛邊街華甯里北頭兩處鐵閘。均加派軍士駐守。東西兩轅門。不准閒人來往。署內則由警廳派撥一區警察廿名。二區警察廿名。並由金庫撥來特務警察十六名。到爲服務。所有出入人等。均歸警察盤詰。非佩帶襟章者。不能闖進。國中興戲班。上場搬入大小戲箱時。亦搜查一過。始行放進。旋指定二門內東邊過路。爲該班伶人往來之地。每人給以一票。俾作出入憑證。九日三時。戲經開演。先演香山。大賀壽。續演男女加官。聞因有人愛閱。小生聰拉車受辱。千里駒演說警夫。二劇故特命班主先演此二齣。又有從東莞購回之大串砲。長共十二丈。因蔗棚被風吹。跌不能高挂。遂分爲十二截。分次燃放。厥聲甚宏。紙色尤佳。滿佈地上。燦爛如堆錦。是日巡按使偕財政司長嚴夢繁。教育司長李守一。在二堂充

招待員。內務實業兩司長。則在戲檯下招待一切來賓。女界招待員。則派某司長夫人爲領袖。入夜後。萬燈如雪。鼓樂齊鳴。尤爲熱鬧。據熟悉官場者言。謂在該署演戲祝壽者。除前清瑞麟及李瀚章二人外。此實爲第三次之盛會云。

### 北京女子敦誼會開幕紀

北京女子敦誼會。就東城東廠胡同將校俱樂部。開音樂遊戲慈善大會。是處爲前清榮相花園舊址。山水花木。頗饒勝概。而是日之會。乃爲貧兒院募集經費。純係慈善性質。故到會人數極其躍踴。先期由會製入場券。除贈送各機關外。每張售洋一元。會中又將各界輸贈物品。分別製爲彩券。每張售洋二元。其已購有入場券者。售洋一元。其頭彩價值七百餘元。雖得彩較難。惟既係慈善事業。而復以遊戲出之。故價值雖昂。而購者甚衆。是日會場布置大略分爲八部。卽日程單所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是也。而甲乙丙三部。純是出售物品。其經售之人。非常代名媛。卽世家淑女。釵光鬢翠。互相掩映。雖習商賈之事。而無計贏之心。所謂貿易中毫無市氣者。惟斯會可以當之。而其一種活潑之精神。和悅之顏色。能令貪者忘財。吝者樂施。蓋於慈

善。事。業。中。而。別。開。生。面。者。矣。是。日。由。下。午。二。時。起。至。七。時。止。而。觀。者。猶。異。常。擁。擠。吁。盛。矣。茲。將。該。會。日。程。單。錄。後。(甲)商賈經售人如下。孟德夫人。熊希齡夫人。章宗祥夫人。葉恭綽夫人。阮忠樞夫人。沙海昂夫人。白來則夫人。朱和中夫人。王鴻猷夫人。顧維鈞夫人。李景忠夫人。伍朝樞夫人。吳勤訓夫人。廖宇春夫人。周簫雲夫人。潘運璧女士。孫寶琦女公子。曹汝霖女公子。朱啓鈴女公子。史女士。孫女士。潘女士。(乙)飲食會場內所備之飲食品如下。各種糕餅。香檳酒。啤酒。佛母酒。汽水。茶。咖啡。冰果。香烟。醕酒。其他經售人如下。亨溪夫人。勃利松夫人。拔洛夫人。馬興夫人。王夫人。(孫寶琦女公子)周夫人。(梁啓超女公子)賀之才夫人。徐球夫人。劉沁芳女士。胡淑貞女士。(丙)山水花木之遊覽。(自下午二時至三時半)遊覽園內之山水花木。(丁)遊戲。(自二時半至三時半)在中央大院以及東園西園)競技。(由勃才耳夫人指揮)賽蛋。閉目賽擊。裹足賽步。幻術。(由水鈞韶夫人組織)數十套不能詳載。(戊)樂歌。(自二時半至四時半)在中央大廳)第一節。(一)風琴。潘連璧女士。(二)歌。朱和中夫人。(三)風琴及西簫。甘錫侯夫人。覃風登先生。(四)歌。覃風登先生。第

二節。(五)風琴潘連璧女士。(六)歌覃風登先生。(七)風琴及西簫甘錫侯先生。畢勿賴先生。(八)歌朱和中夫人。(己)開彩(自四時半至五時半在中央大院)二千票奪一千彩。頭彩所值七百元。中法實業銀行贈一彩。橡膠車飛燕公司贈。(庚)樂隊(自開會以至終會循環奏弄)中央大院樂隊勃利鄧夫人贈計有十奏。西園樂隊洛特羅先生贈計有十奏。(辛)各種。(一)鮮花(陳列在東園內)由溪畝特先生贈給。(二)賽球。由李景忠先生指揮在西園大池內隨時可以比賽。(三)貧兒樂歌無定時無定所。(四)頒獎。孩子之善技者。由華南圭夫人頒給獎勵品。

### 女子敦誼會售物助振記

女子敦誼會擇於民國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自下午二時起在東廠胡同前清榮相大花園內仿照西法開音樂遊戲慈善大會。會場內有中外女子樂歌。男子樂歌。及男女孩子各樂歌。又有中外各種美術戲玩。並有戲花奪錦。競球賽射。諸事皆由中外女子組織。並臨場指揮一切。入場券每張一元。奪彩券每張二元。可預先購買。亦可於入門時購買。彩品件數以千計。種類甚多。不能備載。如膠皮車。如銅像。

如綢緞、如紙烟、如香粉、如銀器、如書畫、如洋酒、如絨毯、如草帽、如鳥籠、如景泰藍、如古玩、如書籍、如糖果、或係用品、或係飲品、或係食品、大小粗細華品、歐品無所不有。各券均編定號次，以便稽查入款。贏餘捐助北京貧兒院，以襄善舉。凡欲購券者，係向幹事員索取。無論男女老少均可入玩。孩子半價，僕人全價。會中並呈准內務部及拱衛軍之準許，指定日期，將北海開放游覽。本會每發大會全券一張，必附發游覽北海券一張。持券者可按券上所定日期自由入北海游覽。大會會場內設有茶酒點心，備來客之購食。經理者亦均是中外上等女子。洵盛舉也。茲錄其職員名單如左：會長孫寶琦夫人。副會長熊希齡夫人。幹事員王景春夫人。寓東城盛甲廠。水鈞韶夫人。寓東單牌樓二條胡同。顧維鈞夫人。寓東城煤渣胡同。華南圭夫人。寓東城新開路。朱和中夫人。寓東城南兵馬司。章適駿夫人。寓東四牌樓報房胡同。宋發祥夫人。寓東城新開路。吳勤訓夫人。寓東城石大人胡同。賀之才夫人。寓西城東拴馬椿。玉河亦名御河。元時曰金水河。以其自西門入故。源出宛平縣之玉泉山。匯爲昆明湖。東南過廣源閘。至高梁橋。分流經德勝門。入西水關。爲積水潭。十刹海。更



入皇城。是爲太液池。前清皇宮之西苑也。池上跨長橋。枋楔對峙。東曰玉竦。西曰金鰲。橋之北爲北海。橋南爲中海。更南則瀛臺在焉。爲南海。近日中南兩海已一變爲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府邸。碧漢紅牆。不復覩珠樓貝闕矣。可見者唯北海之一池。春水耳。軟紅十丈之中。得此亦殊不惡。遊者每過金鰲玉竦時。輒爲之流連不已。北海之主體爲白塔。其下曰瓊島。卽金史地理志所謂瓊華島是也。按蔣一葵堯山堂外記云。金章宗爲李宸妃建梳妝台于都城東北隅。今瓊華島卽其故迹。目爲遼后梳妝台。誤。又按陶南村輟耕錄。萬歲山（北京萬歲山有二。元之萬歲山卽今之瓊島。明之煤山亦名萬歲山。在紫禁城神武門外之後苑。卽今之景山。爲思陵殉國處）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時名瓊華島。元中統三年修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爲之。峯巒隱映。松桂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至仁智殿後。從石龍頭噴出。入太液池。左右皆有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故老言朔漠有山。形勢雄偉。金時發卒鑿掘。連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構宮殿。以爲游幸之所。明宣宗廣寒

殿記萬歲山石。宋之良嶽也。金徙于此。自山麓至巖百三十餘步。周二百餘丈。皆疊石而成。遊者皆慮其顛頓。懾不敢登。而是日女界來賓。則攝鳥褙。裾直造絕頂。軒軒霞舉。望之如在天上焉。抑何勇哉。此等會場在滬。大約華捕一人。持棒彈壓。印捕四五騎而往來。卽足以維持秩序矣。而是日軍警林立。多至數百。苑門內外。觸目皆是戎裝持械。氣概凜然。而會場右側。更有軍樂一隊。笳鼓喧喧。臨風高奏。慈善事業乎。而有尙武之風焉。其是之謂軍國民教育歟。是日士女如雲。而青樓人物無一來者。伶界亦僅見梅蘭芳一人。草冠微俯。自蔽其面。手執雙管遠鏡。徘徊于橋南石獸之側。望之若不自勝。其羞怯者。使在滬上。則梨園子弟。花叢姊妹。相望于途矣。孰謂社會無自然裁制之能力哉。會場辦事處在碧照樓下。彩物繁多。悉陳於是。其旁更設有臨時售券所。購者亦衆。得彩後。由慈善之貴婦。令娘等大呼八百七十二九百六十三等號數。俾得者卽時領去。其二彩爲洋式墨盒。裝潢極華麗。得者蹲踞地上。開合啓閉。玩弄者可一小時之久。始含笑攜之而去。唯有某號應得時計一枚。而購券者已他往。不得已。出某女士遶場三匝。呼號數而召之。迄無應者。是誠放棄權。

利哉。抑陰行其德。耶。會場游闌外。摩肩延頸。以望得彩者。爲數不下千人。卽未嘗購券者。亦呼朋攜友。相率爲壁上之觀。驕陽炙背。汗喘不堪。有謔者曰。此卽所爲熱心也。衆爲之莞然。

### 中外貴婦人之園遊會

約法會議竣事後。議會宣告休息一星期。大總統府中設茶會。招各國名人各機關重要人遊覽園中勝景。茲將四日茶會之情形與五日茶話會之招待分誌如左。

(一) 四日園遊會之盛況。是日四鐘外交公使參贊隨員及各外交之夫人黎副總統眷屬并攜其十二歲之女孩徐國務卿及政事堂左右丞楊錢二君稅務局督辦梁士詒及各侍禮官並總統府祕書吳壽岑教育總長湯濟武各中外士女共二百餘人由新華門入豐澤園抵收券處至寶光門各處悉有招待員各員佩帶紀念勳章招待甚爲周至中外人士入紫光閣環觀帝王像懷仁堂春耦齋二處設各種古玩外人特別注意外交團有未見大總統者特於此次一瞻尊顏軍樂三四處更唱迭奏所備茶點甚便於人陸則汽車水則舟舫晚風宕漾景候最佳者推卍字廊



愛翠樓至七鐘始散。此日徐國務卿因公忙未及多遊。與總統討論國事一點之久。遂歸國務院云。

(二)五日園遊會之詳誌 (甲)遊園之禮節。來賓至新華門下車。改乘府內汽車。或華船。至豐澤園。由招待員陪引。經過純一齋至懷仁堂。政治約法會議議長副議長及未曾覲見議員。引至春耦齋休息。俟到齊後。禮官導引各員至禮堂。北向立。承宣官入啓禮官。恭請大總統蒞臨禮堂。各員向大總統行三鞠躬禮。大總統答禮畢。大總統入休息室。禮官導引各員退出。由招待員陪至懷仁堂。用酒點。並至各處游覽。(乙)游覽之地點。紫光閣。太平莊。春耦齋。聽鴻樓。卍字廊。雙環亭。愛翠樓。(丙)游園之招待。招待到會之各機關。除中外來賓外。有外交顧問模理士。與外報新聞記者各部總長與政治約法兩會議議員。

附游園會執事各員應知事項

(一)游園會時間。五月五日下午四鐘至七鐘。來賓由新華門進。(二)驗收入場券。來賓至新華門下車。司閘導入招待員驗券。照料分乘汽車花船。至豐澤

園下車。司閘導入豐澤園。招待員收券分別陪引進內。 (一) 車船往來路踐。汽  
車花船。下午三點半鐘在新華門內齊集。派司車正崔鳳樓司塢佐衡善安管理車  
船外尉四人。承招待員之指揮。照料來賓乘坐車船。汽車由西岸行至豐澤園。俟散  
會。仍由西岸至新華門。人力車由東岸來往。專備本府辦公人員應用。 (二) 茶會  
游園路徑。來賓收券後。招待員陪引由頤年堂含和堂西廊。經過純一齋。進寶光  
門至懷仁堂。茶會後。出寶光門。北行至紫光閣。仰瞻歷代帝王像。回至太平莊。觀仙  
鶴孔雀。仍循中海西岸至純一齋。春耦齋賞牡丹。至聽鴻樓觀魚。至卍字廊雙環亭  
觀藤蘿花。至愛翠樓看山石松竹畢。至豐澤園登車船。仍出新華門。

### 彭師長夫人發起出征軍人夫女愛國聯合會

白狼竄陝後。政府以川陝毗連。特飭川省胡都督派軍助剿。胡都督自奉中央命令。  
卽委第三師師長彭烈光。刻日出發。彭師長之夫人深念各軍士勤勞愛國。特發起。  
出征軍人夫女愛國聯合會。以鼓勵愛國男兒忠勇奮發之氣。且使出征軍人無家。  
庭內顧之憂。已於日前在陸軍偕行社開準備會。於四月二十一日開正式成立會。

茲將出征軍人婦女愛國聯合會序言錄下。在昔城號夫人軍稱娘子。援桴擊鼓。中流挾雷雨之聲。編甲爲裳。五彩耀虹霓之色。男兒敵愾。或借助於青閨女子。從戎允流芳於彤管。焜煌史策。極表殊榮。邇來歐美各邦。輒組合愛國婦人會。及將校婦人會等名稱。專心一志。爲國忘家。旣以紓征人內顧之愛。亦以作戰士同仇之氣。甚有宮庭淑媛。貴介娥姬。盡悴忘劬。紆尊降貴。以私儲作戰勝之賞。簪珥用助軍裝。爲病卒司將護之勞。湯藥親調。玉手是以人皆勵志。士樂捐生。顧盼則山岳傾頽。叱咤則風雲騰鬱。無不殺敵致果。使寇賊盡掃。餘氛設或戰敗。生還卽妻孥同蒙大辱。若夫指困貸粟。抱積分金。父母旨甘。都無匱竭。兒女教養。共切綢繆。用是雅誼。蟬嫣深情。布護草虫。易序甯復。詠楊柳而心驚。牧馬在郊。方且賦皇華而色喜也。今者西征。狼匪凡我出征軍人婦女。共成一愛國聯合會。以善知識。結大團。樂所望履。詰含聰助。勗夫子論仁。議福和協。家人行見績。奏吹篴。功成織簿。南面講學。媲美宣文之絳紗。北山移文。重磨金鑿之紫石。謹序。

又該會簡章第一條宗旨。本會爲鼓勵出征軍人忠勇愛國。俾免內顧。並聯合軍人

婦女感情。故定名爲出征軍人婦女愛國聯合會。第二條組織。(一)會員。本會會員限軍官婦女。(二)地點。暫附設會所於陸軍偕行社。至臨時事務所。暫設鼓樓南街彭寓。(三)經費。第三次臨時會費。由發起人擔任。會員入會基本金每人一元。第三條職員。(一)本會暫設臨時會長一員。公推臨時幹事若干員。至各項正式職員。則俟開成立大會時選定。

### 浙江女子師範展覽會開會紀

浙江女子師範學校。於民國三年五月。開十周紀念成績展覽會。先於初二日本校師生舉行祝典。並定於初三日男賓展覽。初五團體展覽。內設禮堂。上懸本科二年生合繡之孔子像。暨各班學生合繡之本校校歌及十週紀念歌。旁懸創辦人及前總理監督教務長肖像。歷年全體攝影。亦置其列。堂中置一紀念塔。高丈許。旁綴中西文子。剪紙爲之。筆墨之間。均飾以麥杆通草。摺紙黏紙。種種美術花卉。其陳列室計分十處。第一室爲附屬小學暨蒙養生成績陳列之所。室外懸掛小學生合製之綫結國旂校旂。精美耀目。其成績品以通草畫屏。竹製文具。厚線凸畫。綫結盆花。爲

最有優美雅淨之風。蒙養院成績則置環置箸黏紙摺綫均有心思。第二室陳列師範本科預科之組紙切紙通草摘棉綫結各種成績大則字屏畫幅小則文具裝飾無美不備。第三室則爲水彩鉛筆網筆紙工竹工之陳列。有厚紙工之船車模型。船中窗牖均可開放。而以講習科之鉛筆書屏。保姆科之麥草畫屏。本科之水彩畫鏡爲最佳。第四室則陳列刺繡品。聯屏畫幅多至十數件。有講習科之刺繡鏡屏。及本科之括絨小屏。精美絕倫。第五室則爲尙未竣工之綉品。均係大幅。有巴拿馬運河全圖。有英文祝詞。有華盛頓像。第六室陳列師範各班平日科學課卷及書畫文藝。且有十周紀念詩多幅。第七室皆教職員之陳列品。書畫金石各盡其長。無美不具。校長鄭君在堂貼錦聯云。樹木十年期有效。濫竽九載愧無能。小學校長秦君竹平刺繡聯云。十乃數之具。寅爲氣上強。其餘聯語甚多。不及記載。第十室則外來徵集品也。約略分類記之。則刺繡品約一百四五十件。圖畫品約三百三四十件。厚絨細工約六七十件。通艸細工約九十件。切紙細工約百餘件。結綫品約二百件。文藝品約百餘件。括絨品約二十件。象生品約七八十件。豆細工約百餘件。編紙



工約八九十件。竹工約三四十件。黏土工石膏工約四五十件。其餘零星。未能徧載。

### 袁大總統四公子結婚之研究

袁大總統四公子。與安徽著名鹽商何仲璐之女公子。訂婚。已經多日。現擬於陰歷七月四日完姻。關於婚禮一節。亦一重大問題。據現在研究此事者。約分二派。一派之主張。謂將來行禮時。當分接見外賓與晉謁家長爲二事。大抵接見外賓。須用鞠躬禮。而晉謁家長。及叩拜祖先。則當用叩首禮。如此新舊並用。庶合於折衷之道。然另一派人。則極力反對。謂同一婚禮。不應用新用舊。分爲二概。未審終局勝利。究歸于誰氏之手也。

### 王上將與張次長聯姻紀盛

王上將揖唐有女十三齡。與張次長弧之季子訂婚。張君之公子。年十五歲。畢業於學校。亦少年有志之士也。民國三年夏某日。假中華大學之接待室。行納彩禮。男家主婚。爲張次長。女家主婚。則揖唐上將也。大賓爲江宅澄。統領。蔡子耕。民政長。冰人爲孫君煥庭。吳君佑民。下午三時。賓主到齊。後由蔡民政長書寫兩造庚帖。仍係舊

式。書專造年歲八字後。外封書吉祥語。曰鸞鳳。文章文定。厥祥天作之。合鴛鴦。福祿等字。書畢兩家主婚人向大賓行禮。向來賓行禮。來賓向王張兩君致賀。遂互換禮物。男家所備者簪環等物。女家所備禮服等物之外。並有尙書一部。此南禮也。交換畢禮成。來賓二三十人入坐痛飲而散。

### 梁令嫻女士婚禮序

夫琴瑟相友。詩中窈窕之詞。顰紳載施。傳著謹慎之戒。蓋婚禮者。合二姓之好。作萬民之原。而况伯鸞嫁女。裙布無緣。鮑宣迎妻。鹿車同挽。世標清德。乃降英媛。可無煒管之詞。以侑香纓之禮乎。梁令嫻女士者。我任公先生之女公子也。先生百代文宗。無雙國士。陸機入洛。振辯采於茂先。王曾上京。論嘉嫺於李沆。夫人爲苾園先生之女弟。溫通禮教。敦悅憲章。克正中閨。以輔君子。既舉齊眉之案。載生上掌之珠。結褵逾年。而誕令嫻女士。雙環告夢。十賚徵文。左思嬌女。幼矜明。愷之姿。謝奕佳兒。自昭奇朗之操。玕璜其質。齟齬已彰。始返棹於粵南。復墮輶於黔水。時則世宙紛紜。天人踳駁。先生秉陵飈之植氣。應大賢之一期。聲實茂烈。俊乂景從。陳東伏闕。太學稱其

謹言賈誼。上書宣室。容其前席。羣倫喁望。治平庶幾。而陽九未終。宏圖中弛。朝衣東市。忽驚鼃錯之刑。斷轂仇猶。幸見蔓枝之走。實有清光緒戊戌之八月也。先生既偃。翅於扶桑。家人亦徙居於蠓鏡。女士年裁五歲。弱未勝衣。乃承母命。祭於六君子之靈。黃吻垂髻。香椒拜奠。見者嗟歎。稱知方焉。夫蘭以脩而芳。玉以琢而耀。畸於命者。全於天厄於物者。葆於我先生。雖十年憂患。躬撻鉤黨之名。而絕域漂零。猶保家闈之樂。比東坡之謫宦。不聞耳耳之詩。擬遺山之贈詞。合表牙牙之句。於是時也。女士徽華彌著。榮曜遐聞。詩禮授自過庭。聞學先乎男子。肅雝爾德。四教備於弱笄。瀟懿厥躬。三靈資其淑行。上承色笑。旁翫簡編。謝絮入戶。解誦清風之詩。周菘滿園。追話北山之雅。珍珠小字。宵腕疲書。玳瑁新裝。曉奩倦讀。凡夫女史之箴。師儀之訓。阿輩鷄彌之字。伽盧梵頡之文。罔不索其菁英。造其竅奧。不獨一枝松塵。設障談玄。十樣赫蹏。隔屏授簡。足使殊邦博士。歎此異才。絕代蛾眉。方之損色。已也。而且夙號鍼神。兼諳樂政。九文纂組。天孫謝締。綴之工。一奏琅璈。王母降和柔之曲。愔愔琴德。宛宛絲紋。更饒絃外之音。別譜花間之選。謂夫楚謠漢賦。斯製已萌。唐律宋歌。其風肆好。



瓊樓玉宇應憐蘇子之孤忠。疎影暗香誰念堯章之幽怨。輯藝蘅館詞選一卷。倚聲之士。望景以求。不櫛之風。并時希覩焉。顧夫鄭虔三絕。已詡難能。孔氏四科。鮮聞兼美。豐容者。嗇德擅藝者。靳才。女士以婉孌之資。秉婉孌之性。綜其明幹。亦越凡儕。溫靖必親。洿澣無斁。事父執以敬恪。撫弟妹於提孩。玉緻不瘡。薰風遠被。十年以還。先生志未忘於攬轡。朋每聚乎盍簪。一時雋彥。咸類登龍。并世名流。自矜御李。入座則開尊。滿酒出游。則載刺盈車。女士肆應無方。周旋中禮。款門異客。親兼象譯之勞。下榻。楊遠人。早儲鷄黍之供。先生周游海嶼。遠涉臺澎。女士結襪隨筇。挾書侍膳。盪胸襟。峯全收三島之煙。雲拂袖鏗鏘。解作八行之刀筆。慧心四澈。盛譽非矜。斯可媲美。夫踵成兄史之大家。能授父書之伏女矣。今者黃龍息戰。遼鶴重歸。先生出山霖雨。已霑被於蒼生。女士光覆慶雲。宜奉嬪於高族。周君希賢者。南州高士。博讀寶書。東國儒生。曾司絳帳。信是乘龍之侶。兼逢射雀之徵。五兩成儀。四爵合盃。仰春會合。寶符媒氏之言。二十于歸。遠踐家語之問。良時適集。大禮告成。永綏鳩鳩之祥。以毓麟定之美。特是李翱選壻。雖由盧儲之佳篇。而白傅書文。終惜金鑾之愛女。卽卜牽絲之

貴。寧無持踵之情。是用敷陳華藻。揆飾芳嫵。表嘉耦之休光。祝新姻之敬穆。立言務實。匪徐鉉花燭之詩。審體無夸異。蔡邕協和之賦。是爲序。

按梁令嫻女士于歸周君。其婚儀一切。已載艷史甲編。茲又得是文。麗句清詞。嗣美徐庾。急錄之。誠民國婚禮中一則佳話也。編者附志。

### 德惠縣呈請規定婦女聘禮

東三省德惠縣居民。原籍多係直隸山東等省。均視所生女兒爲奇貨可居。一經有人問名。索聘甚苛。聞四五歲至八九歲之少女。除臨嫁時給肥豬二口。燒酒八九十斤。現銀十六兩。首飾錢二百吊。左右大小布各八疋外。納聘時尙須先給官帖五六百吊。至千餘吊不等。以作聘禮。以故貧寒子弟。成室不易。曠夫日見其多。至孀婦再醮。二十餘歲者。須官帖五六千吊。三十歲以外者。亦須三四千吊。貧民不幸傷妻。續絃更非易易。長此不變。非特婚嫁失時。難免有曖昧之行。且於人口生殖。大有妨碍。現太平鎮紳戶王某劉某等有鑒於此。擬呈請縣署。規定閩女聘禮。孀婦價值。以示限制。而革陋習云。

### 鳳凰仙鶴之女禮服

女禮服現已決定。衣用青色。飾以八團。其花樣仿照前清之補服。大總統夫人用鳳凰。特任官夫人用仙鶴（仿照一品補服）。簡任官夫人用雄鷄（仿照二品補服）。荐任官夫人用孔雀（仿照三品補服）。委任官夫人用雲燕（仿照四品補服）。並聞袁總統四公子於九月間結婚。其禮節亦頗費研究。聞已決定。其衣服則用新定之禮服。其禮節用跪拜禮。並聞擬重整舊樂。但恐迫於時日。然亦復古之一道也。吾國自革命後。滿洲衣冠。既歸淘汰。皮履高帽。又不典雅。如此改革。亦新舊遞嬗之一端。與政潮可並觀也。

### 革命聲中女豪傑之偉著

#### 與夫第一信

吾愛足下。接電知君已由聖彼得。急行回國。擬投身武昌義軍。君以十年熱血。爲祖國奔走。此行國家運命。繫於君之雙肩矣。妾前月得祖國起義之耗。爲國喜躍。惜不知吾愛所在。今得此。則每讀義師消息。覽吾國自由之花。與吾終身所捧持之花。（

君讀之。勿以余喻君如花爲唐突一笑。結爲連理。革命聲中之一波一浪。種種可喜可賀之現象。皆爲吾愛精神所幻化。其他如許偉人。余惟盥祝之。祝其與國萬歲。念及吾愛。乃覺世界祇有吾中華民國。吾中華民國。祇有吾所崇拜愛憐之唯一偉人。千萬珍重。不宣。妾無恙。勿以爲念。貞卿謹上。

### 與夫第二信

某君足下。昨日同學蘇夷俠來吾寓。爲吾民國賀。且爲吾及吾意中人賀。謂爾兩如意人。皆自由之神所福佑。故其身與其祖國同時恢復。其自由痛我波蘭人分割於三魔之手。而吾伶仃一身。百謀不遂。祖國塗炭。將萬劫不復。言已因而痛哭。吾念及前此葡萄牙義師起時。君與「一歐二偉華」諸君同在利物浦中街小樓中沽啤。酒作賀。吾亦在側。二君既去。吾兩人乃携手同至公園憩小池之側。羣樹雜。夕陽中紅豔齊發。小鳥嘲嘈。其上吾兩人談及身世。又復痛哭。謂吾震旦之人。乃不及此公園小鳥。猶有歸宿之所。君因決意赴彼得堡。與「羽衣」(含微)諸君決定大計。作背城借一之舉。吾亦決意從「克魯斯林」(克魯斯林)先生製造香茶(編者按此殆隱語也)。

助君贈祝之品。今裘葛再更。吾與意中人。並將達吾等理想之舉。蘇夷俠之視吾儕。宜其如往日。吾輩羨倫敦小鳥。妾聞其語。喜悅之情。乃不敵其爲蘇夷俠。悲感之深。兩月不下淚之眼。睚爲吾女友手帕溼矣。因書以告君。願君努力以達理想之舉耳。貞卿白。

與夫第三信

某君。足下。吾今日而得君三信。喜悅乃至。廢吾午餐。以君之報告。知吾國同胞愛國之義勇。將舉三百年之政府。一日倒之。彼歷史所載。歐洲文明革命者。誠何足多。道而我意中人。參預帷幄。躬臨戰地。蕭何韓信。併爲一人。誠何福。得以有此玉郎來。書乃以羅蘭夫人譽我君。誠遠過羅蘭。若我乃誠不配爲羅蘭君。捧筆硯耳。雖然君之譽我。乃猶亞歷山大。賜我以寶章。我何敢辭。君三書之付郵。隔以旬日。而乃一日而達。或以亂中郵使遲滯之故。吾以君軍事旁午。初不敢望君之鴻雁。而乃從容暇豫。能不忘我也。如此君第二書。謂有二種生命。一革命事業。一屬我爲之。猜想我誠不能猜取君意。但可得復吾愛者。我亦有二種生命。一革命事業。一卽請君猜想耳。



妾以乏資回國。乃刺繡易錢而歸。近擬繡一羅蘭夫人被害時光景。此間視此。最爲珍重。或能易百鎊而歸耳。以此故。外出絕稀。昨偶至學校（不到校者逾月矣）。同學紛紛慰賀。皆不外中華民國之新偉大事業。留我在校午餐。校友紛起演說。皆不外道賀之詞。歡呼以中華民國萬歲。三三真卿萬歲。蓋彼等誤以我中國與日本同俗。亦呼萬歲也。散後三四舊友拉妾同語。娓娓問吾革命軍近狀。不絕。且謂英國人民頑固遠不及美巴力門。中寂寂不聞。要求承認中華民國之聲。實爲人道。扼腕密司愛愛麗兒。君曾與一面。今猶記之。否。卽長身而好簪公園中新植之日本國花者。是也。彼更憤憤謂。屢已詰問其父密司脫克雷。乃巴力門中人也。爲何不提出承認中華民國案。且謂彼曾致書泰晤士報及密爾報。詢其所以不鼓吹此事。督責政府之故。且何以行間字裏。往往露不滿意於革命軍之意。謂時至今日。而猶不知愛重自由及公道。英國之社會。蓋腐敗極矣。妾聞之感涕。不審將爲何詞以謝君。試思此等光景。與君前歲在此時。英人之所以遇我者。大異矣。彼等惟知賀日本戰勝大和魂武士道之可敬重。其於吾儕。落落寡合。而君往往路中。常被入誤視作日本人。殷殷

相。賀。君。愧。恨。終。日。常。爲。我。流。涕。今。爾。我。皆。有。揚。眉。吐。氣。之。一。日。矣。嗚。呼。此。皆。吾。愛。國。同。胞。之。賜。也。此。皆。君。之。賜。也。我。將。何。語。以。謝。君。耶。珍。重。千。萬。不。一。 貞。卿。白

與夫第四信

某。君。足。下。吾。今。日。乃。得。一。極。可。悲。痛。之。慘。報。吾。今。以。淚。以。血。書。此。非。以。筆。以。墨。書。此。也。吾。弟。〔寶。國〕年。才。十。五。肄。業。中。國。公。學。其。好。學。及。愛。國。君。所。知。也。吾。兩。月。以。來。未。曾。得。其。手。狀。吾。夢。魂。夜。夜。繞。之。以。吾。弟。與。我。乃。自。幼。時。孤。苦。零。丁。以。至。成。立。吾。母。臨。終。命。我。謂。我。既。稍。識。文。字。雖。係。女。子。不。啻。家。長。以。後。汝。弟。惟。汝。成。立。之。汝。之。一。身。惟。汝。自。成。立。之。汝。母。靈。魂。不。爽。必。當。借。汝。早。早。升。天。之。父。以。呵。護。汝。等。吾。以。此。爲。我。終。身。之。聖。書。故。當。前。年。吾。方。十。九。吾。弟。十。四。決。意。賣。絕。家。產。分。身。游。學。吾。何。嘗。有。意。與。吾。弟。分。離。然。吾。弟。青。年。卓。犖。決。絕。謂。我。云。弟。年。已。十。五。不。可。不。自。立。姐。之。英。文。筆。算。既。有。程。度。上。海。又。無。相。當。女。學。姐。終。不。可。不。外。遊。以。竟。所。學。姐。以。海。外。見。聞。灌。輸。於。我。我。更。益。以。學。校。教。育。之。力。數。年。之。內。或。能。以。公。費。赴。歐。與。姐。同。學。姐。奈。何。惜。此。兒。女。之。情。而。忘。母。氏。最。後。之。遺。訓。吾。念。其。言。正。大。因。忍。哀。割。袂。以。至。於。此。吾。弟。兩。年。之。

間學業大進。觀其來書自述志氣。吾實不敢信爲吾弟之能自造得之。乃或吾母吾父呵護之力也。今君知吾弟安在者。嗚呼哀哉。吾安忍述吾弟之消息以告於君者。蓋吾弟已於九月初八日漢口之戰死於前敵矣。弟之此行。我初未知。以兩月未接來信。日夕惶惑。前見西報謂近日前敵死者多。青年愛國之學生。彼等胸無戰術。手無戰力。惟知以最後之力進忠於其祖國之最後之一著。又其赴軍報名。多不肯自述真名。恐爲家人阻止。故死後但見血肉之模糊。與此等愛國青年之姓氏同歸於盡。吾觀之心慟者屢矣。而至今早十二時。乃始知吾弟殉國確狀。其原因由前在吾鄉主教之（禮明）牧師移至漢口寺院。彼乃日日觀戰。一日見此少年軍與北軍拒敵。北軍排鎗一發。死者枕藉。最後乃見有一少年以其可憐之弱腕植立而發鎗。北軍鎗既中之矣。猶復不倒。少年似瞭見其左側有一礮。彼乃力扳其機。機重不可猝拔。而北軍有兵數十人。方奮步拔刀猛進。將前取斫之。此少年淚汗與其左臂之血交下不止。（禮明）君見之甚明瞭。乃急步至此少年之側。爲之扳機。一發北軍拔刀之卒盡倒。少年見其前敵皆倒。乃號呼一笑而絕。（禮明）君忍淚前取扶之。諦視乃



似素識。審其左臂。有朱痣。又口袋中有羅濱生飄流記一冊。則我臨別時贈弟讀之者也。上書吾弟之名。及我小字。故禮明先生識之。又吾弟幼時在鄉時來。吾所入禮明先生掌教之匯同書院。遊戲且時爲我送菓餌。左臂之誌爲禮明先生所素識。既見此誌。又見吾書。則大痛幾絕。少時爲取聖經。禱祝裹以教衣。昇而瘞之。禮拜堂左側。禮明先生書來報我。謂彼主教數十年送生葬死。不計其數。彼平生最悲哀之禱祝。以此爲第一次。且夜夜作夢。夢吾弟長身玉立。著霞冠而笑。彼以吾弟殆真升天矣。彼來函力斥主持軍事者。之不應聽此無戰鬥力之青年入軍。及北軍之慘暴。且謂對於中華民國之革命。彼有種種意見。然其所最崇敬而悲憫者。莫過於此等愛國青年之血。而此中則以吾弟爲第一。彼因此慘怛。謂不忍見此種悲慘。不日將由華回歐。云云。嗚乎。痛哉。吾終身可痛之紀念。有甚於此者耶。吾椎心自悔。第一不應與吾弟分離。第二不能早早脫身回國。以監護吾弟。今日有此悲慘之最後。吾何以對吾母。吾父。吾何以自存。吾今有一語敬告我後天之兄。（按殆指其良人）第一須爲國自重。第二君須念此中華民國皆我愛國青年之血所京觀而成。勿令革命

史。上。留。一。污。點。此。吾。弟。之。陰。靈。所。以。詔。我。者。也。我。則。何。能。有。益。於。君。萬。一。耶。悲。哀。千。萬。不。盡。所。言。貞。卿。頓。首。

與夫第五信

某君足下。比來余心神昏亂。慘慘而無所屬。夜夢輒見吾弟。或入夢。吾母死時之故。居靈輜。宛然白幡。臨風飄轉。吾弟坐靈台之上而笑。余直前怒弟。以目謂母死。汝何復笑。吾弟乃跳躍自棺後側身而入。乃見吾母起坐。謂弟小汝勿怒之。况渠亦已死。言未既。而吾父自外來。峨冠博服。有如生前。直携吾手同入棺內。一棺之中。遂如小室。吾弟跳躍於室之一隅。騎竹馬而笑。忽聞地中隱隱鼓樂之聲。君乃騎馬擁軍而至。金冠軍服。儀容偉甚。從軍者約二小隊。余謂君來迎我方。欣喜而前。與君道晚安。吾母從中劈汝。我之手爲二。曰汝奈何與生男子語。且此乃殺人嗜利之賊。汝弟卽是。人所殺者。奈何忘仇。而與通殷勤。余方欲告母以爾二人之故。忽羞赧中止。且恐益吾母之怒。而吾弟乃從後肘我。勿與君語。而君之軍卒。忽舉火焚我等所居之棺。吾父袍服一揮。隱隱上天。而吾母吾弟及吾。乃並爲軍火所焚。吾與母弟乃真死。

矣。顧既死而魂未散。吾冤苦百結。痛哭失聲。而醒醒後。則樓下公車之聲。隆隆然。方聞對過咖啡館。客散閉門之聲。遂一夜不能成寐。又一夜夢余居室中。有一強盜。忽從天上直入。剖我之心。我忽憶我自小曾學劍。俠何不舉劍刺之。顧力弱而猝不能脫。劍忽能飛壁而逃。逃至一穹窿之山中。四圍皆海水。吾弟坐海水中。拍拍而飛。唱愛國之歌。吾隨投海。入水。抱取吾弟。其時忽又覺似在此室中。而此強盜方寸寸剖吾心。而鬻食之。吾乃自旁觀其剖我之心。殊不覺痛。諦視良久而。吾弟忽自後抱強盜之項。曰。此姐夫也。余大驚。細視之。則面目儼然。君也。諸如此類。顛倒錯亂之夢。夜輒三四。自晨至暮。輒憶夢中所見。遂日日如在夢中。夢夢都以為實事。昨克林女士來省。我見我貌大異。駭然以為病矣。強邀校醫為我省病。醫云。病在神經衰弱。勸即不能遠遊。不如僦維克多利亞公園附近。而居。余念余弟慘死。我何能圖安樂者。惟丐得其安眠藥水。服之。今亦稍稍愈矣。惟所苦者。急欲得錢回國。而神情昏瞶。舉針輒自亂其處。一日不能寸幅。如此則何時始能回國耶。焦急萬狀。不可名言。惟君善自珍衛。勿以為念。 貞卿白。

某君足下得函殷殷慰勸甚感大功告成和議將就君撐拄其間爲國多勞妾之一身之私憂何足念也惟以和議爲革命之結果將來於廓清政治之宗旨是否得達大是疑問我意必躬與革命之役者先以清潔高尚爲國民風聲勿蹈往日山原平嶽之所爲斯爲正本清源之法夫爲麵麩而革命者乃下等入之心理也其結果必至奪人之麵麩而以肉食自奉以全國傾嚮致有今日結果但須局中之人正己以范物則大衆景仰滌瑕蕩穢自非難事君當猶憶吾等在利物浦街中小室縱談時君謂凡事當從平地上做起我等平地革命事成之後便當平地做一偉大事業決不藉革命餘蔭之求生活斯言壯矣純潔之血所造成之新國決不許有污濁分子存在其間特此後須用水洗之不可用血洗之耳君念我貧苦云將寄二百鎊爲我川資君赤身回國安所得多金以助我我等無論革命成否仍當還我書生本色方是爾我利物浦街言志時初意今吾輩第一步必須先從自食其力做起即君我同居之後亦必以自食其力爲誓言之一我意不自食而養於人者乃妾婦也故中國

婦人必須先求自立。卽今日中國男子亦自養者少而待養或貪取不義以爲養者居多。此第二次革命之根因也。君謂何如。我近日哀已少。殺望勿念。 貞卿白。

與夫第七信

某君足下。君來函所述。乃多樂觀之詞者何也。妾實自先懷一最切之忠告。欲以奉陳於左右。然自思我在局外。徒爲無責任之言。以擾君當事者心胸。而沮喪其銳氣。則甚非我所自待。與其所以待君者。故懷欲陳之而輒中止。今者利議將就大局。從此爲一結束。吾輩已往之志事。方達其半。而未來之責任。將繼此以與無窮。爲功爲罪。將於後日歷史定之。當局者且勿以介介胸懷。蓋革命者猶醫生之去大毒。吾輩惟決心以此大毒爲不可不去。不去之者。其人將死。故毅然去之。君猶憶往日在倫敦國家醫院剖腹時事乎。其時君病腹癰。柯列克博士謂君毒中肺腑。不剖腹以瀉滌腸肺者。三日內必死。是時君已痛暈。不知人。妾憂懷無所爲計。計已無可奈何。乃冒爲君之親屬簽字作證。請柯來克博士。奏刀。妾念不剖君必死。剖或得生。若固不許剖。則是我殺君也。然君若由剖而得死。則君亦由我而死。我當爲最後之計。以謝。



君當此之時。吾心之恐懼悲哀。天乎。天乎。吾不忍述也。秦刀之日。蓋千九百。另九年。九月十五日。午後三時四十五分。柯博士因不許我入視。謂其狀至慘。密司若惶懼。震動室中之助手。或看護婦。因而凌亂。其一分一秒之手續。則於患者之生死。有莫大之危險。吾固哀之。而固不許。吾因指天爲誓。謂我決能鎮定其心。任有何等悲慘。我皆忍咽之。且博士若不許我。我此刻卽死耳。博士無奈。乃許之。且叮嚀切囑。蓋事前。柯博士爲我所糾纏者。殆一時許。及相偕入室。見君瘠弱困苦之狀。妾固已傷之矣。及柯博士以麻藥醉君。君遂沈沈若睡。少間。博士取刀出矣。直前徐徐剖君之腹。黑血斗許。博士竟取君腸一。一滌之。吾覩此胸鬲寸裂。淚積於眶。而不敢下身。暈欲仆。此時似我靈魂告我。謂爾若哭。而仆者。則某某卽是爾所殺。博士見狀。乃取其百忙之手。而怒斥我出。余亦噤不敢仰視。而自厲曰。我今且勿視此。爲君直視。此是路人。或直是一不共戴天之仇人。我今觀其剗腸以爲快。不亦可乎。於是我心遂若轆轤輪轉於種種幻想。徐振目視君。則見博士已取線爲君縫腹。取藥末裹傷處。而料理畢矣。乃揮手令我同出。而令其助手及看護婦臨視。至夜半二時。乃許我入視君。



而君乃醒。謂痛已大愈。胸鬲一快。割時不特不知有痛。並不知有割。此時余忍淚慰君。而心中乃若寸寸而割。如君剖腹之時。然君自割後。雖腹癱。遂愈而元氣大傷。一星期後。乃能稍進水米。三月後。乃復其初。君當猶憶之也。妾自此以後。時時幻想革命之人。卽猶去毒之良醫。有至仁之心。而其術又極忍而極精。其下之助手及看護婦等等。皆練之有素。而其刀圭藥料。皆一一精備。缺一則病者必死。革命之事。亦必以心至仁。而術至忍。至精者爲之。又必一切精備。缺一則國必亡。其術不必驟致也。其戒慎惕厲之心。則國手與革命黨所不可具之要素也。然來函乃多樂觀之詞。而少戒慎惕厲之心。此猶柯來克博士剖君之腹。旣去其癰。卽洋洋大樂。謂是人從此無患乎。則妾之視之。有不以此人爲殺人犯者乎。前此國內。殆分剖腹與不剖腹二派。剖腹吾輩所主張。以爲救死之不二法門也。剖腹之後。大眾歡欣鼓舞。以爲大功告畢。而置病者不顧。則我以爲必亡之道也。今吾國革命之後。殆元氣大傷之日也。革命而結以和議。猶未能大去毒血。其患猶在也。以大傷之後。而毒未盡去。則吾等之盡力當更劇於柯博士。而以君來函所云。以助手與看護婦及刀圭藥餌之屬。猶

未盡備。國中須有若干年日。乃能進水米。更須有若干年日。乃能復其元。未可知也。今日最先當同力合籌。去淤收口之法。而君來函。乃縷述種種理想。以爲一蹴可遠。紹法美。我意以君爲未思也。以君之賢明。而謬於事實。如此竊恐邦人君子之不識此義者之多也。且吾國積弱之軀。猶不得與君向日康強者比也。君既割之後。柯博士語我。謂此法非康強如君等者。不能復元之速。如此君試思法美革命之後。其困難如何。然以比之希臘日耳曼。至不侔矣。今吾國之弱。不啻希臘。君等之責任重於國手。妾望君並勗我輩同志。一一以惕厲戒懼之心。出之也。往者亡。弟死狀已詳告君。我之一弟。誠不足惜。誠恐君等此後志事不能償。此無數青年之血迹。而報慰其魂也。賢明如君。豈其出此悲梗中。結口不擇言。惟君爲國珍重千萬千萬。 貞卿白。

### 余沈壽女士再呈農商部文

具呈女士余沈壽江蘇吳縣人。爲奉批切實聲明。請領繡像代價事。竊於本年五月七日。由蘇州總商會轉行飭知。奉大部第五百八十號批。內開據呈並代具余沈壽呈均悉。本部歷據各案查余壽沈原充前部繡工科總教習。前項賽品之義國君后

繡像。係由駐外公使購辦影相寄回。前部飭令摹繡。繡工科係公家辦理之場所。與他項官營局廠同一性質。余沈壽受前部雇聘充任總教習。其在科所繡各件。自與他項官營局廠之造品。亦一律係屬官物。義國君后繡像二件。於赴義國都朗賽會時。曾由前部報明該前經理。以前部尙書固山貝子溥倫名義。代表政府。特贈義國王室。並以該前總教習藝術精良。商由義國王室另獎珍件。此事以政府所有之物品。由政府特贈外國王室。並經與製作之人。事前商明。事後給獎。當時並無由政府借贈。將來償還代價之說。所請應毋庸議。仰飭遵照此批等因。奉此。竊讀大部鈞批。愈見此項繡像代價。有不能不請領之理由。證據用敢切實聲明。鈞批謂余沈壽受前部雇聘充任總教習。其在科所繡各件。係屬官物。繡像標本。係屬官辦。竊思教習非雇工。明甚。祇有學課內擔任教授之責任。並無學課外製作送禮之義務。既無合同特別之規定。自有製作當然之代價。今大部謂教習所繡即係官物。是一充教習于授課外。完全無生利之權。似非世界公例。若謂繡像所需影本。係屬官辦。所繡即係官物。則官家建築。但須出一圖樣。費即可不付。建築費凡百。領人圖樣之製作家。

均無從取償。代價古今中外似無此例。鈞批又謂以政府所有之物品由政府特贈外國王室何必再與製作之人事前商明。所謂商者明係製作人之權利而向其商量商即借之證據不借何用商。既商自係借若強謂商明即取消代價亦宜宣示製作一方面之手續實據似不宜但藉前部與前駐義吳公使一方面之來往公函即讓一步言按諸公函原文亦完全係製作人之所有權並無取消代價之說。原文俱在可以覆按。今大部不承認借贈竊思若非借壽之手繡成政府安能贈外國王室。所謂政府之物者似當但指已出代價之影畫而言尙未可兼指未出代價之繡像而言。至事後給獎一層承前部暨前吳公使吹噓仰邀義君后特獎珍飾自應感激惟與代價一層似無關係。質言之前政府無款緩償則可。今政府無款不償則似不可。在大部虛心采纳毫無成見用敢不揣冒昧瀆請收回鈞批照准壽前具呈請領繡像代價英金三千磅仍自願減去一千磅報效政府。照二千磅給領以獎美術而示信用。曷勝感切之至。再此呈仍請蘇州總商會轉呈合併聲明謹再呈。

### 余沈壽女士三呈農商部文



具呈女士余沈壽蘇州吳縣人。爲請政府開誠布公償還商明有案之繡像事代價。竊於本年六月。由蘇州商會抄示鈞批。內開查核原呈對於本部前批。反覆致辯。並無切實證據。此項繡像。前部原無指定該科總教習余沈壽摹繡之明文。該科應交何人製作。前部概未過問。如該科總教習願於擔任教授之外。爲自營之計。何以於此項繡像製作未成時。未先聲明。將來脫售。須承領代價。及政府作贈禮時。亦未聲明。須由政府償還代價。方能作贈。是此項繡像。當然爲繡工科出品。並非余沈壽個人之製作。等因。竊按鈞意。不惟不承認製作代價。並欲將壽之製作。而亦不承認之。特何以解於前次鈞批。所已承認之。以該前總教習藝術精良。曾由政府商由義國王室特獎珍飾等語。至聲明一節。於製作未成時。既無聲明之必要。於作爲贈禮時。既由政府俯商。是政府已承認製作人所有權利之證。自無須再事聲明。鈞批又謂查是年十一月。該科咨呈十月份報銷清冊內。料木項下。開一購各色緞料市綾銀三十三兩八錢六分。一購洋紗零添花線花針銀十兩三錢。一購繡品邊框玻璃銅件等銀五十九兩一錢九分。一裱繡件銀四兩七錢。是關於此項繡像製作費用。已

包括於上列各項公帳之內。報銷有案。卽爲政府出有製木之證。竊查此項各種料本之報銷。在繡工科幾於無月無之。可以覆按。實係學生所用之料本。並非繡像所用之料本。其可以證明者。義皇后繡像當陳列南洋勸業會內時。萬衆共覩。係純一黑色之日本綢料。並未雜用各色緞料。亦萬無忽緞忽綾忽洋紗之理。若云或緞或綾或洋紗。故鈞批有包括在內之字樣。則爲莫須有之按語。此物料之不符者。一且繡高祇二尺。萬無用綢料銀三十三兩八錢六分之理。此綢本之不符者。二且此項繡像。係極精之製。萬不敢付諸裱工。恐致損壞。陳列南洋時。衆所共見。並未加有裱工。此裝潢之不符者。三其尤可證明者。繡工科清冊。其購料係逐月報銷。義君后兩者像須窮年累月。萬無購料在是月。成裱亦在是月。同時報銷之理。此事理之不符。繡四。且鈞批謂是年十月之該科料本報銷冊。自係指宣統元年十月而言。而繡像實於宣統二年五月間。方先成其一。由壽派人趕送南洋勸業會京畿館內陳列。亦有案冊可查。萬無於上年十月繡像未成時。已經付裱列入報銷冊之理。此年月之不符者。五其他各料。無俟贅言。此皆可證明鈞批誤將該科月報冊內學生所用之。



料。本。作。爲。此。項。繡。像。之。料。本。遂。謂。該。科。報。銷。有。案。卽。作。爲。已。由。政。府。出。有。製。本。之。證。更。不。思。料。本。者。物。料。之。本。製。本。者。工。作。之。本。尙。未。可。併。爲。一。談。乃。斥。壽。前。呈。爲。妄。辯。謂。請。領。代。價。爲。希。圖。嘗。試。且。謂。以。後。無。論。如。何。措。詞。概。不。批。示。將。何。以。服。壽。之。心。惟。鈞。批。所。據。活。支。項。下。開。一。支。臨。義。皇。后。等。繡。像。六。幅。先。付。銀。五。十。六。兩。八。錢。此。費。確。係。出。自。公。家。壽。飲。水。思。源。已。於。前。呈。內。自。願。減。去。一。千。磅。之。代。價。以。報。政。府。在。當。時。政。府。豈。不。知。標。本。出。自。公。家。亦。不。忍。以。區。區。攤。合。十。餘。兩。銀。之。臨。畫。代。價。而。全。犧。牲。其。三。千。磅。之。繡。價。故。作。贈。禮。時。向。壽。俯。商。卽。爲。政。府。已。承。認。此。項。繡。像。爲。製。作。人。所。有。權。利。之。證。政。府。既。承。認。於。前。者。自。不。應。不。承。認。於。後。且。壽。前。呈。內。明。明。有。三。要。點。而。鈞。批。於。壽。第。三。要。點。質。問。政。府。既。以。自。有。之。物。持。贈。外。國。王。室。何。以。須。先。與。製。作。之。人。事。前。商。明。云。云。未。奉。明。白。批。示。卽。奉。鈞。批。謂。以。後。無。論。如。何。措。辭。概。不。批。示。之。拒。絕。更。何。以。服。壽。之。心。而。杜。天。下。之。口。抑。壽。更。有。進。者。敢。請。暫。饜。鈞。威。天。下。事。當。平。心。靜。氣。思。之。壽。年。餘。之。孤。詣。苦。心。成。此。繡。像。中。外。歡。迎。政。府。作。贈。禮。後。卽。邀。義。君。后。歎。賞。中。國。美。術。之。卓。絕。回。贈。政。府。以。最。高。級。之。聖。瑪。利。寶。星。不。可。謂。非。國。家。無。上。之。

光榮。無價值之可言。政府所得者。已不止三千磅之代價。壽不無微勞於國家。政府不惟不獎之。其結果。乃因請領此項商明有案。政府承認在前之繡像代價。干觸鈞嚴博得妄辯。及希圖嘗試字樣之代價。卽不爲壽惜。其如政體何。爲此仍請政府開誠布公。償還此項價值。在前商明有案。政府承認於前之繡像代價。以全國體而示大公。謹呈。

### 華吟梅女士事略

女士名兆英。譜名震雄。吟梅其字也。華氏素爲後岡望族。女士早受庭訓。性篤實而通慧。酷好學問。思發展其天賦之權。以巾幗偉人表見於世。時吾松天足風會未開。女士毅然爲之創。旋入上海天足學校肄業。節假歸。逢女伴必以讀書放足二事相諄勸。並於里中設天足分會。浦以南會員達數百人。說者謂一弱女子而能移風易俗。其素志堅也。厥後畢業於郡中景賢女校。復入上海務本女校。孟晉不已。程度日高。無何侍仙爲里人誣搆入獄。女士奔走呼號。效緹縈故事。余激於義憤。亦上書大吏。直揭郡守之貪蔽周內。不得雪其冤。余因此罷職。人或爲余惜。實則余爲女士惜。

也。方女士爲救父迫切時。出其學費所掙節及稱貸所得約千金。託其女師某爲之幹旋。某陽任之而陰已乾沒。女士初以爲賄入而冤莫申也。事既洩。竟置不問。仍竭力別爲之計。某又嘗賺取女士所藏董香光山水改七薌仕女各一幀。久假不歸。女士亦笑而置之。泊侍仙出獄。道其事者。僉謂女士於天倫急難之中。猶能隱惡忍性。其雅量。幾非丈夫子所及。然而女士之心。彌苦。病亦從此起矣。先是女士與浦左龐君鏡如。以文字相契重。遂議婚。結褵後。兩家家事凌雜。女士悉主之。不復能一意求學。乃起而盡力社會。余與同志組織孤貧兒院。女士擔任募捐獨多。凡後岡有慈善業。所得常捐。皆出其力。去歲吾郡起義之始。女士欲赴武漢入赤十字會。病不果行。然首拔簪珥。倡應餉糈。余長籌餉局。女士實佐之。中華女子共和協進會成立於上海。會長伍廷芳先生之夫人耳士名。函邀赴滬。旋公舉爲書記長。復由湯漢明女士親蒞松城。踵門速駕。女士適因母疾堅却不就。既而入女子參政同志會。往來松滬數十次。不辭勞瘁。去春侍仙發起自由黨支部。黨員合六百人以上。女士贊助經營。不遺餘力。聞蒙藏事迫。日手報紙讀之太息。常躍躍有花木蘭左良玉之志。而是時。

病。加。甚。轉。促。其。夫。壻。龐。君。從。軍。龐。去。年。光。復。山。東。有。功。勞。而。憊。休。養。未。復。奮。莫。能。興。  
女。士。益。愀。然。不。自。安。逾。數。日。疾。亟。聞。孤。貧。兒。院。院。長。朱。小。鶴。君。以。院。中。收。其。同。姓。名。  
孔。楊。所。捐。田。畝。與。佃。戶。尙。有。糾。葛。事。爲。女。士。介。紹。馳。書。託。取。原。契。質。證。女。士。力。疾。從。  
之。非。此。一。息。尙。存。幾。何。不。貽。累。公。益。耶。病。劇。時。余。兩。往。問。猶。與。余。研。究。學。術。嗚。呼。如。  
女。士。之。志。行。節。概。他。日。民。國。采。風。當。有。記。載。然。余。既。稔。知。女。士。之。賢。則。闡。發。潛。德。之。  
幽。者。宜。莫。余。若。固。非。獨。以。是。寒。侍。仙。之。悲。也。是。爲。傳。華。亭。楊。了。公。撰。

#### 附徵求華吟梅女士悼詞啓

華。吟。梅。女。士。華。亭。後。岡。人。侍。仙。君。之。弱。息。也。生。長。名。門。幼。秉。庭。訓。早。歲。卽。悲。女。界。之。  
黑。暗。恨。滿。族。之。專。制。慨。然。以。提。倡。女。權。爲。職。志。不。樂。纏。足。歲。乙。巳。入。滬。江。天。足。學。校。  
肄。業。時。節。返。里。諄。諄。然。勸。人。放。足。讀。書。又。於。其。鄉。創。設。天。足。分。會。浦。以。南。會。員。達。數。  
百。人。上。海。天。足。會。會。長。沈。仲。禮。先。生。鑒。女。士。之。熱。忱。任。爲。浦。南。天。足。分。會。部。長。女。士。  
不。遺。餘。力。礪。志。進。行。至。今。浦。南。閩。閩。藉。藉。稱。女。士。不。置。丙。午。入。松。江。景。賢。女。校。同。學。  
翕。服。校。長。宋。占。梅。先。生。尤。器。重。之。申。以。蘭。盟。泊。丁。月。心。先。生。掌。校。務。女。士。以。先。生。爲。

祖姑母期副親愛學益孟晉旋因事至上海卽留學上海務本女校丁未秋侍仙君被羣小挾嫌周內入獄女士奔走呼號上書當道有願以身代之請因之不克竟其求學之志後侍仙昭雪出獄而女士之病根從此伏焉先是女士與龐君鏡如爲文字交因互相重遂自由訂婚吾松之自由訂婚蓋女士始也旣結褵家務凌雜而女士求學之初衷更不得逞每一言及輒引以爲憾於是乃謀扶持社會責任如代籌孤貧院捐款現有後岡捐田畝及常年經費皆女士之力去歲民軍起義之始女士擬赴武漢入赤十字會病不果行方是時吾松餉輸竭蹶女士先自拔簪珥爲倡復由楊了公先生委任爲女界籌餉員而女士所籌頗鉅郡人士莫不交口稱道中華女子共和協進會成立會長伍廷芳夫人耳女士名函邀赴滬旋公舉爲書記長湯漢明女士躬致禮焉女士緣母疾不就惟痛女權之旁落也力贊女子參政故入女子參政同志會滬松往來數十次不辭勞瘁今歲春又與其父侍仙君發起自由黨黨員達六百人抑亦女士贊助之力居多近聞蒙藏事迫促龐君從軍龐君因去冬在山左從戎積勞未卽投袂而斯時女士固先已櫻疾矣疾中手日報一紙感懷



時。局。恆。惓。惓。不。已。一。日。接。孤。貧。院。院。長。函。述。朱。孔。陽。先。生。所。捐。入。院。中。田。畝。與。佃。戶。尙。有。瓜。葛。屬。取。原。契。爲。證。女。士。病。已。劇。尙。力。疾。修。書。遣。价。敦。取。其。篤。於。公。義。如。此。彌。留。之。際。與。其。家。人。戚。好。訣。別。之。言。皆。纏。綿。悱。惻。聞。者。無。不。慘。痛。噫。女。士。以。純。懿。之。性。發。揚。社。會。之。旨。實。欲。有。造。於。民。國。胡。乃。天。不。假。年。遽。於。九。月。十。二。號。子。時。逝。世。年。僅。二。十。有。二。豈。不。哀。哉。婷。華。等。佩。女。士。之。熱。心。詳。悉。其。種。種。事。實。可。爲。言。坊。行。表。爰。擬。擇。日。開。會。追。悼。緣。侍。仙。鏡。如。兩。君。謂。女。士。無。功。社。會。竭。力。固。辭。致。不。果。行。然。婷。華。等。仍。不。忍。湮。沒。其。勞。績。故。撰。成。小。啓。伏。乞。當。世。君。子。錫。以。鴻。篇。垂。之。不。朽。則。婷。華。等。所。馨。香。頂。祝。者。也。此。啓。發。起。人。鈕。婷。華。鈕。纖。華。耿。浣。薇。耿。肇。熙。吳。湘。濱。吳。采。芝。張。則。華。楊。劍。鳴。張。宗。英。湯。月。明。陸。麗。芳。侯。佩。琛。姚。芷。香。程。韻。蘭。金。靜。安。姚。文。秀。朱。菊。仙。楊。孝。傑。沈。冠。春。沈。伯。剛。郭。端。書。壽。瑞。璋。金。麗。蓉。盛。彬。書。

題華吟梅遺像

(宏農蔣端容女士)

早。正。閨。門。講。孝。經。經。書。曾。復。效。緹。縈。女。兒。身。具。英。雄。氣。笑。彼。尋。常。不。櫛。名。天。賦。蛾。眉。絕。世。才。纖。纖。手。挽。女。權。來。名。媛。奮。起。今。無。數。多。奉。芬。芳。一。樹。梅。



批茶義俠羅蘭志黃胃塵塵未有人認取鏡中真色相非關形式在請神  
社會開通阻末流化粧空事仿西歐買絲若把斯人繡方見文明真自由

題華吟梅女士遺像

(罕冉朱光)

巾幗而有丈夫之風矧其具若安之志緹縈之節孟光之德徐淑之聰鈞天之沈醉  
而遽隕厥躬仰瞻遺像骨俠氣雄凡百淑媛是式是崇

黃婉芳女士傳略

黃孝女婉芳其名冠梅其字虞東之梅里人生而穎悟垂髫時入家塾讀書即能過  
目成誦父母鍾愛若掌上珠既長舉止沉靜不苟言笑里人頗器重之會前清籌備  
憲政女學漸興女士乃偕其姑子彭氏妹肄業於吳門振華女學校入校後對於各  
科學靡不盡心研究夜闌人靜時有吟哦聲出自宿舍者蓋爲女士溫書尙未就寢  
也每值月考季考因之輒得嘉獎校中諸教員莫不嘖嘖褒贊之辛亥春歸省其祖  
母其祖母云余年近八旬行將就木思得爾以共晨夕樂吾餘生求學一節來日方  
長姑緩一二學期女士天性摯孝聞祖母命即欣然應允而學業之成否轉不暇矣

祖母年老善病女士則躬侍湯藥未嘗廢離時於床第之側爲講說奇聞軼事以博祖母歡祖母亦顧而樂之若不自知其病之在身也者以視其父之定省體貼尤爲周至辛亥之秋民軍起義各省響應女士聞之喜形於色時語人曰行見民國成立滿運告終吾女界將可放一異樣光彩燦爛於神州大陸矣詎料當金陵未下秩序騷然盜賊遂乘間竊發於十月初二夜驟來女士家劫掠時女士方在樓閱史未眠聞祖母房中有怪誕之聲浪雖知其父在側然仍恐驚其祖母遂不畏賊人之聲勢冒險下樓甫至房闔鎗聲忽起頓使孝女之魂竟隨祖母與父同歸閨苑年纔二十三耳。

### 李夫人投江事略

夫人姓曹爲江西新建望族生有智慧性爽直少受家庭教育喜讀書通書翰隨手取辦都能達意年二十四嫁李氏亦臨川望族夫蘊華梅菴先生之族弟也僑寓江蘇清河生一女未幾殤去三十夫卒痛不欲生顧姑年高乃歎曰當侍堂上終餘年後始行吾志耳自是奉養老親治理家事以賢能爲戚族所稱道家境至寒夫弟悉

幼穉夫人始以縫紉得資瞻家口繼因徙家金陵得隨黃瓊仙女士在中西醫院肄習醫學於醫理頗窺門徑復因姑病歸侍湯藥由是家事牽率迄未能擺脫逾年赴清河寄寓茹苦累稔屢思自裁爲家人所覺識旋救得蘇去年秋末民軍起義遠近響應但各地傳聞易滋擾亂清河爲南北衝衢軍隊在途絡繹不絕居明驚愕多爲遷徙計夫人先期託衰姑及老幼於戚姓在僻遠之鄉者已獨與女僕一留家中置刀一柄不離左右以護家室鄰人感其孝義傳播於外無敢侵犯及冬十二月又戒嚴老親力欲徙寓南中適梅菴先生於此厭棄世事改黃冠爲道士棲遲滬上醫書畫以自活遂奉以來今年九月九日夫弟某來迎返清江登舟行未久夫人即投身黃浦江身盡之日年四十有四夜分落水家人呼救不及僅獲屍殮焉厝柩於吳淞江西會館先是夫人僦居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北王氏宅今年夏余偕內子張紹南覓寓來王家經夫人門右紹南以夫人操南京語向前通姓氏甫接數語卽相契合移家後與夫人連衡接宇情誼歡洽如姊妹行入秋紹南患溼溫證臥床月餘熱重至百零四度中西醫藥雜進勢甚危險夫人日來視疾檢點藥物無倦色紹南愈

後。夫人時來慰其岑寂。且邀偕其二小姑。瑞貞女士。頻頻結伴出遊。換取新鮮空氣。三人親愛尤篤。夫人臨去之日。揮涕執別。語紹南曰。予心境悲苦。一無生趣。此去無復有相見期。如逾廿日。不得予之音耗。卽不必盼予之來。書向索通訊地址。亦未以告。夫人去後。紹南苦思之。寢食間。都如夫人在近側。今日以急欲知其所在。走詢梅菴先生。始知己死數日矣。紹南驟聞戰慄。繼哭夫聲。余爲動容。向之詢得夫人平日所自述者。而得其大概。姑次之。如此世之能文者。卽余之說。而潤色之。庶夫人佚事。遂賴以存。或亦民國女史之一助也。 李協丞撰

### 三貞女同時自縊之慘劇

上海美租界楊樹浦西效積里一百九十號門牌。所寓之鎮江女子李美英。李鳳英。李秀英。姊妹三人。均年長未字。因父母相繼逝世後。遭其舅氏韓姓欺負。並被吞沒存款洋三千元。於民國三年四月十八夜。同時自縊身死。聞女父李英芝。係前清己卯舉人。生前在集成紗廠辦事。故三女於未死之前數日。曾經函懇該廠陶總辦之夫人周旋。其原函云。總辦太太安啓。適纔四時到府面求。尊使傳言太太有恙。不

能爲殯。所求者因先母之棺。明日必須送到京江公所。舍下無人。一路如何能去。故叩求總辦太太。派一妥當之人。沿途照料。則感恩無既。且舍下日用。韓姓祇有六百五十文一天。先母在日。飢寒交迫。恨恨歸泉。晚等本欲同歸地府。因先母棺未入土。求總辦在督辦前。吹噓。能將韓姓之款提歸舍下。則功德無量。韓姓今日連六百五十文不發。舍下一無所有。明日出棺之費全無。求總辦太太暫借數十洋。以濟眉急。一俟款到。卽當歸趙。專此叩請福安。棘人等泣叩。並在李美英身畔檢出一字條。上書借王奶奶大洋十二元。今以物件作抵。計方桌一只。涼床一只。板橙一對。浴盆一只。衣箱兩只云云。又有親書冤單一紙。其文云。我家姓李。鎮江人氏。父親前清已卯舉人。於光緒二十五年身故。生前曾辦花捐。開弔之日。蒙盛星杉年伯吹噓。集錢存款三千元。不料母舅韓仲萬見財起意。不告知我母。後因盛處說知。卽求年伯母代求盛督辦提款。不料款不能提。利更微薄。九年以來。饑寒交迫。我母愁悶歸泉。韓仲萬故後。其款交與韓松藩。因爭本利。受盡欺負。母親故後。松藩命次子到申。與一不識姓名之人。詐稱韓姓。將我母草草入殮。說我處無錢。立逼我等隨同母棺回南。



我等要我堂叔及母親承繼之孫方可回南。我等深明大體。豈肯不避嫌疑。出於無奈。去求陶總辦幫助。先將母棺寄在京江公所。等我叔姪一同回南。不料陶總辦不肯幫助。反說回南正好。如此串通一氣。深堪痛恨。盛處亦無人出助。我等故於今夜一同自盡。保全名節。死後不必相驗。孝衣不可脫下。恐無知者。因此書明布告天下。如能將款提出。可送一千五百元到紅十字會助濟。李美英李鳳英李秀英姐妹三人布告冤單。十八日燈下。可將我等之棺葬於父母墳傍。又聞三女長年五十歲。次四十歲。三三十七歲。平日均古樸守舊。知書達禮。事母至孝。誓死不嫁。所穿衣服。除古式大袖寬腰布衣數襲外。不知洋布爲何物。日令老嫗汲浦水爲飲料。十年如一日。與母相依爲命。母病垂危時。已相矢死志。其貞烈如此。臨死之前。以出殯無資。粒米俱無。姊妹相對號泣。表兄韓某意不稍動。坐視不救。釀成慘劇。該女親族俱無。因是表揚無人。中國紅十字會雖抱人道主義。惟限於萬國章程。無干預地方詞訟之理。僅由總辦專函請公廨關烟之君。將親筆冤單付諸照像。以彰節烈。而爲世道人心之助。並擬轉告鎮江同鄉爲其旌表云。



張竹君女士赴武漢診傷記

十一月初六日赤十字會會長張竹君女士在張園演說云余自九月初三起程。初七到漢。時值兩軍開仗。到埠時。船主宣言。北軍現攻武昌。所有泊近漢口各輪。須均遠離。船中搭客須即登岸。因該輪須退出六十里外云。余早知此次到漢。人地生疏。原意到埠之日。先在中西旅館或商務印刷所小住。而兩地均在中國界內。又因漢口失利。故與余之初意。大爲相反。

時適有紅十字會馬醫生來。謂現時傷者極多。幸得君等來。極爲歡迎。余即命會員二人。隨伊先去。候其來迎。詎守候多時。迄未見來。余即另雇別船上岸。不知所向。人跡極稀。但聞砲聲隆隆。彈如雨下。所遇之人。皆是逃避者。

時有一西人謙鳴先生來。謂有屋一所。請余等先到暫駐。余等極喜。即偕各會員。押藥料行李以往。少頃。馬醫生至。謂何以在此。已代覓得房屋。並借用藥料等物。余以此次爲慈善事業而來。何分畛域。但求盡我天職。故允其請。

維時即有軍政分府遣人前來。請余診治受傷之某標統。分府距屬所有五里之遙。

余向不能走路。而當時亦不自知其苦。沿途求醫者極多。既至分府。卽爲受傷兵士診治。計有三十餘人。輕者令自回營。重者送回聖公會。及余回寓。則已有受傷者五十餘。候診。施有稅務司來。邀余至郵局設院。而無一切用物。幸於印字館假得茶爐。方可燒水。然亦僅飲白開水而已。至各會友之赴大智門。擡受傷者。則飲食皆無矣。初八日流彈更多。馬路遂無行人。初九至十一日。無日不有受傷者送診。稱藥量水。日夕大忙。十二日夜火勢適近郵局。余適於是日赴武昌診治受傷之某標統。未及見之。是日也。四鐘起行渡江。在織呢廠登舟。至草湖門方起岸。入城。七鐘武昌診畢。已夜深不能渡江。又不願擾軍政府。故與一女醫一女會員宿於客棧。棧中人大爲歡迎。雖寢具不潔。亦不計也。十三日早。渡江回漢口。知局內病人。以火勢燒近。已遷移至舊設之大清紅十字會。十四日至十七日。連日皆有誤傷者就診。旋見火勢更近。飛彈極多。故余等亦謀他徙。十八日至念三日。俄領事時來探望。極力贊許。謂有一茶棧能容多人。（闊八丈五尺深二十丈）內有大廚五間及自來冷熱水管蒸氣爐。俄領事及俄商墨釐勤時以肉食蔬菜及銅元等見贈。余深感之。

自徙俄界時入武昌。因無戰事。故未有重傷者。後得司令都通告開仗。囑備出隊救傷。余等之最危險處。多在渡江時。雖武昌日有小輪來往。然僅每日一次。余不耐守候。故自備小划子渡江。自漢口失後。北軍用招商躉船作礮台。以轟過江者。有一夥夫自茶棧出外買油。過華景街。北軍見其臂有繪紅十字之白布。謂是匪徒而深責之。夥夫云。吾輩是行慈善事業。救受傷者。北軍不信。連放三槍。一入肺部。一入腦部。一入腿。仆於路。旋有人送往天主教會醫院。尙能言語。旋以傷重而死。余因贈以安家銀三十元。并一切計之。共用一百十五元。此十五日事也。余卽託馬醫生與馮國璋交涉。馬醫云。事在中國界。不能過問。念四日至武昌。凡自漢口四碼頭赴武昌者。北軍必開槍亂擊。余被北軍連放七槍。幸未一中。渡江之人。日有受傷者。余等能避之。亦上帝所默佑也。念五日聞知民軍由漢陽街入漢口。故發隊到漢陽。又連受數槍。幸未中。會員步行。余則坐轎。北軍見之。故放炮相攻。幸爲溫醫生所知。遂將余轎推倒。得免此劫。二十七日到漢陽。借漢陽縣署設一分院。該處一見十字會三字。頻送受傷者來。自朝至夕。應接不暇。余又到總司令部。問有無被傷緊要人。

物。據云無之。時已夜深。路途不辯。且路廣不滿六尺。左是田。右是塘。余在馬上十分驚恐。幾陷塘中。又值軍事緊急。艱苦萬狀。不可言喻。回院後滿地傷人。蓋以棉胎墊以稻草。十二鐘後。始無傷者送來。砲火連天。一夜不絕。余是日因到戰地。未帶女員同行。該院後靠龜山。再往便是漢陽鐵廠。余心甚怖。後覓得老嫗作伴。余心始安。二十八日。戰事稍靜。粗將分院布置。廿九至十月初二等日。早則渡江。夜回茶棧。十月初三日。有人報告清軍逼近十里浦。各會友醫生紛紛驚懼。多回茶棧。余即渡江。途次。又遇開花砲彈。幸在空中炸裂。到漢陽後。借得小輪一艘。盡將百餘傷者運回漢口。沿江砲彈亂飛。無一中及。抵碼頭中。西人醫士極爲歡迎。如俄領事太古買辦及韋子峯諸君。借用馬車者有之。送牛奶及種種食物者有之。初四日。漢陽分院。有傷者送到。余於會友中如徐宗漢女士。唐守德女士。蘇慧慈女士。素具肝胆者。請其留此料理。又蒙內地會醫生相助爲力。初五日。在漢陽率同會友。昇出受傷兵士。或送與同事各會。或送入武昌。余是日單人匹馬。直上龜山瞭望。途中被彈從耳邊飛過。(彈子長約八寸)略受小傷。亦云幸矣。想清軍疑我是標統也。初六

日醫務極忙。余不暇渡江。仍發人到江邊收受傷兵士。是夜四點鐘。漢陽失利。各會友幾陷城中。渡江時又遇沉船之險。有男會友二人。素有力者。躍過鄰船。得慶生還。十月初七日。仍發隊冒險渡江。彈如雨下。在所不顧。擬進漢陽城。清軍不許。當時被轟七十槍。均無一中。余等以深入戰地。亦無怨言。初入九日均從事於裹札割割中。初十日余因感觸微菌。左手致腫。雖屬不便。仍復勉力從事。十一日手腫更甚。加以熱度反常。力不能支。幸得諸會友戮力同心。余亦稍慰。回想數十日中。出隊時所食者。不過煨薯油餃燒餅等物。食不知味。寢不交睫。在會諸友。比比皆然。今不幸抱恙。又值備辦冬衣藥料等事。故暫回滬。上藉此養疴。以上報告。皆是到漢後。身歷目擊之大概情形。至十一日以後。因日事藥爐茶灶中。未暇記及。望垂諒焉。

附稿。按張女士除將前項報告外。又演說稿一紙。并爲照錄於後。

我對諸君說。現有許多說話。係講不出者。因余要將十字會放下方能將苦衷說出。我之服制是軍裝。是以欲將十字會脫離。而改變我之方向也。



十字會者。須確有十字會資格。方爲無負厥職。否則或以十字會爲發財之媒介物。或以十字會爲奸細之傳舍居。則大失其宗旨也。夫十字會之工夫。必能於罷戰時。身入戰地。抬出受傷者。爲第一要務。其實效則爲補兩方面衛生隊之不足。倘若待其送來。不知死者無數矣。是以十字會可到之處。無有不到。但不宜深入戰線之內耳。

因是之故。余有滿腔苦況。不能不爲諸君告也。余自離上海醫院五十天。聞十字會中有爲敵軍間敵者。有冒名誑騙者。諸如此類。不可勝計。是大污我十字會名譽也。余是漢人。自不能使我不愛漢族。但置身十字會中。則無分仇怨。無分種族。所以我不作偵探。又不派隊到清軍處爲奸細。深望十字會諸君。認定宗旨。勿在漢軍中爲虎作倀也。余在漢陽時。日見有四人冒十字會名義。爲漢奸者。謂余不信。請到武昌軍政府一查便悉。余觀此情形。心慘欲絕。是以不願爲十字會。而投入女子軍矣。余不日再到武昌。北伐在即。余又將隨營往矣。願諸君勿以十字會爲兒戲焉。余等幸甚。十字會幸甚。

### 傅女士脫網記

山陰傅文郁女士。於民國二年六月間。在天津因被警察廳長楊以德君。照會法工部局。在大安棧被逮。法巡官以楊君無確實證據。拘留四日。未允交案。旋即釋放。楊以德君。復在西報宣布傅文郁種種罪狀。冀再逮捕無效。然京津偵探。視爲奇貨。四出蹤跡。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女士因斷髮。恐爲偵探注意。出必以白巾蒙首。護其假髮。自出法工部局。赴某醫院養病後。又移居一友人家。有女偵探與之對門。故行動不能自由。外間復有不能生擒。即謀暗殺之風說。正在危急之際。適廉南湖君過津。聞知此事。即電芝瑛女士。寓書京友。請命於軍政執法總長陸朗齋。乞網開一面。挈之南下。入校求學。陸諾之。並給發護照。以利遄行。因於六月二十七號。搭景星輪船。遵海而南。法工部局長。親送上船。勉以至懇切之詞。並介紹余見船主。語以種種防護方法。以免暗殺。蓋當時各輪船。火車中。皆常駐有祕密偵探也。三十號下午。六時。景星到埠。廉君與傅女士。雇坐馬車。直達曹家渡小萬柳堂。不料復有同船而來之偵探。亦坐馬車。追蹤而至。停車曹渡。向小萬柳堂左右鄰居。詳詢主人姓名。職

業而去。事爲芝瑛女士所知。當卽據實報告京畿軍政執法總長。茲覓得吳女士函稿兩通。陸總長給發之護照。傅女士書一通。及楊以德君之通告等。彙錄於後。以供衆覽。吳芝瑛與丁暝盒書（請商陸朗齋接傅文郁赴滬事）暝盒先生執事。敬啓者。山陰女子傅文郁。年少氣盛。好於會場。妄論時事。致觸當事之忌。聞有因案被逮之說。芝瑛見報紙所載云云。頗爲痛心。芝瑛與傅文郁素未識面。不審報紙云云。究竟有無其事。然而傅文郁卽一狂妄女子。熱心之過。則有之。而其力足爲亂。不免視女子之能力太大。謬以與某某通函。同謀暗殺。又不免小題大做。此必有自命福爾摩斯者。以爲奇貨可居。遂不免借題發揮耳。有此三不免。而傅文郁之生命危矣。芝瑛素持人道主義。將使不平者。盡歸于平。擬派人至京。接傅文郁南來。入校讀書。勿以狂妄取禍。公爲朗齋先生至友。幸代弱女子請命。原其熱心過度。還以自由。俾得遂其嚮學之志。自茲以往。傅文郁倘有擾亂治安之事。芝瑛可以身家性命保之。請以此書爲證可也。肅懇敬候興居。尙希鑒察。吳芝瑛謹啓。六月十二日。

陸總長給發護照（法字第三十五號）京畿軍政執法總長兼統京衛軍陸。爲填給

護照事。照得本處。今派廉惠卿帶同女學生傅文郁。赴上海調查事件。合行給發護照。以利進行。爲此照仰該員收執。凡遇關津渡卡。一體驗明放行。毋得留難阻滯。致干查究。該員亦不得藉端多事。以及挾帶私貨。自取罪戾。切切須至護照者。右照給廉惠卿收執。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九日本執法總長行

吳芝瑛與陸朗齋書（報告傅文郁到滬事）朗齋先生執事。昨外子歸。備述盛意。至可感荷。傅女士來滬。卽下榻曹渡。縱談一夕。芝瑛信其爲光明磊落人也。正在暑假中。暫令與三小女同窗修學。傅君亦怡然不欲預聞塵事矣。知辱垂注。並以附聞。芝瑛病久脆弱。昨支牀強起。勉成小聯。已付裝池。容帶呈。藉留紀念如何。惟鑒照不備。吳芝瑛謹啓。七月二日。

傅文郁與法工部局長書。貴局長先生大鑒。文郁以言論獲罪。承先生主持人道。還我自由。臨別時。又蒙親見船主。殷勤啓請。示以種種防護方法。文郁感激過分。不知所以爲詞也。一路託庇平安。（局長臨別學華語曰：一路平安）於六月三十號下午六點鐘。景星輪船到滬。在虹口怡和碼頭登岸。卽雇坐馬車。與廉先生同至極司非

而路三十六號。小萬柳堂別墅內。吳芝瑛夫人掃榻以待。相見極歡。從此出水火而登衽席。廉吳兩先生。愛護維持。情同手足。文郁在此。魂夢俱適。幾忘惘惘出門之苦。又得與兩先生研究學業。獲益無窮。天氣稍涼。將往貴國巴黎留學。異日能稍有所成就。於吾國社會上有所効力。皆先生之所賜也。專肅鳴謝。敬頌萬福。不盡悽悽。傳文郁謹啓。七月二號。

楊以德之通告（傳觀鐵血會證據）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君。對於祕密鐵血會女子傅文郁一案。當時曾函請各機關。各舉代表一人。到所會議。並將該女子一切證據函件。及同行女子二十人之像片。與衆傳觀。並發出通告。略謂除本所長遴派偵探。嚴密查拿外。務請諸君凡家有青年子弟者。互相告戒。須知彼等以推倒政府爲宗旨。罪大惡極。法所難宥。萬勿被其聯絡。致遭噬臍之禍云云。

### 吳木蘭在贛被逮後之狀況

贛垣警廳偵探拿獲女子同盟會會長吳木蘭。訊與孫黃有關係。奉李督批示。發交軍事裁判所從嚴訊辦。惟吳木蘭因該所尙無關禁地點。仍押警廳女拘留所聽候



捉訊。嗣患遺血病症十分沉重。迭經延醫診治。屢藥無效。廳長閻恩榮。誠恐吳氏病重難愈。特將患病情形分報李督及臧省長查核備案。一面由軍事裁判所函致警廳。調取吳氏一案全卷。以及供據等件。到所詳加覆訊。審判長趙毓奎擬照警廳原定辦法。遞回臨川縣寄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准出境。滋生事端云。

### 贛都督嚴禁女子纏足

贛省自光復後。政界即籌議嚴禁女子纏足。旋規定辦法五條。由都督公佈全省。一、各女學堂。不得收纏足之學生。二、各鞋店及洋貨店及提包串賣之賣婆。不得賣纏足鞋靴。違者除沒收其貨店外。照前清違警律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處以五日以下之拘留。或五元以下之罰金。三、十二歲以下之女子。如有再纏足者。其家屬照前清修正刑律第三百十二條。傷害他人身體律之第三項處。以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其在十二歲以上已行纏足者。年過四十歲以上者。不在此例。自此令宣布日起。嚴令一律不得再纏。限一年內一律放鬆。凡放鬆之度。以全撤纏足條改用方布爲率。至一年限滿。如再有不放鬆者。除照本條科罪其家屬外。並將其

本身照前清違警律三十六條第二項處。以五元以下之罰金。(四)凡纏足女子。自此令宣布後。仍然不放鬆者。無論何人不得爲其媒介。違者照前清違警律。關於風俗之違警罪之重者處罰。(五)不得娶足不放鬆之女子爲妻。

### 內務部整肅女教之密飭

內務部密飭各省長官。內開案照中國女教向以端靜溫淑爲宗旨。自清季女權發達。昌言自由。改革之初。卽有從征軍隊。號稱俠士者。嗣後藉口參政。竟敢抵觸國家。馴至陷入亂徒。從事暗殺。闖範踰蕩。可爲浩歎。近復雜入伶界。謬託藝員。摹仿娼家。自墮婦道。充其流弊。不特敗壞風俗。抑且淪喪道德。除通飭北京各警廳嚴行取締外。各省灌輸風氣。類此者當復不少。應由各巡按使各道尹飭行各縣警設法取締。務使養成賢母良妻。庶於道德風俗。各有裨益。除分行外。卽遵照云云。

### 湖南懲辦小學職員挑誘女學生之訓令

湘省都督兼民政長訓令各縣知事及省城公私立各學校校長云。內務司教育司案呈案據益陽縣熊劉氏呈稱。爲玷辱師資。污壞女學。脅迫重婚。懇申裁判。以維教

育正風紀而障人權事。緣氏女淑華。去年由氏送入湖南女子蠶業講習所肄業。纔兩學期有餘。不知自何時被本邑五里栗山河在省流蕩名行污穢濫廁。教育界之張桂榮卽張希良者。時投挑誘函信。經所長察覺。以犯規開缺。前月十六日。由省輪返益城。適氏夫熊萼春。因經商往鄂。遇女查悉。事故不暇責究。返送歸家。夫以商務緊急。次日仍卽往鄂。越數日。突有范老滿來家。送達張惡三月十八號一函。查問來意。竟冒稱在省。自由與氏女結婚。至請要求允許等語。氏憤極。當對來使斥絕。但書中有云。懷孕之事。轉驗女腹。杌然。其妄誣至於此極。又氏女服內姪熊錄廉。接到張惡四月二號來函。內有自由主義。並無稟命憑媒。又無正當與不正當之分別等語。緣伊與錄廉同學。故將真情吐出。求婉轉。尤爲謬惡。竊查民法一千三百卅八條。結婚須由父母允許。以重父母之權。責成婚姻之要件。而禁止自由野合之惡習也。又省垣女學章程。首禁自由結婚。愈見維持風紀之義。今張惡明目張胆。直認自由結婚。書稱自由女婿。並謂自由主義。無須稟命憑媒。弁髦國法。侵犯親權。其不法一。又查民法第一千三百卅五條。有配偶者。不得重婚。暫行新刑律第二百七十三條。有

配偶而重爲婚姻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此所以防不正當婚配。而定夫婦惟一之正則也。今張惡明明有妻有子。並非前婚無效。徒假兼祧之說。以書要。以勢壓。僞宣有孕。脅迫允許。謀奪氏女重婚。其不法二。又民法第一千三百四十四條。婚姻違一千三百卅八條所規定者。惟有允許權者。得撤銷之。此在婚姻已成者。尙得撤銷。况氏女除被張惡函札挑誘。發覺開缺外。絕無成立婚姻要件。况又出於脅迫及重婚行爲。而有不得抗禦者乎。雖今民法草案尙未正式頒布。則舊法律當然繼續有效。清律婚姻類說明五種婚姻中。專認聘娶允諾兩種。採自由婚。具見敦倫飭紀之旨趣。今試問張惡認氏女爲婚姻。是憑聘娶乎。抑憑允諾乎。不過假自由之名。以行其脅迫之術耳。不特新法不容。舊法不有。卽世界各國。亦無此種自由之存在。又查張係師範畢業生。現充益陽龍州高等小學校教員職務。宜稍知禮義廉恥。乃人面獸心。覷然居師長之位。受教者。其感化陶冶。互相倣效。則社會秩序。復何有安甯之一日。况吾湘女學尙在萌芽時代。奚堪此種淫惡之徒。肆意摧殘。犧牲氏女名譽。不足惜。其如教育前途隱患何。用敢迫懇鈞府。令飭益陽縣知事。除將張桂榮褫奪。



現任教員職務外。拿案治罪。懲暴安良。正俗崇學等情到署。當派省視學程救功。前往該縣密查去後。旋據該員覆稱。竊視學奉飭密查益陽縣熊劉氏呈。懇制裁脅迫重婚一案。遵卽馳赴益陽縣。張熊兩姓。現居地方附近各學校各私塾。及縣城各學校。詳密調查得悉。張希良世居五里栗山河。現充益陽公立第一高等小學校教員。熊淑華居又三里茶田村。去年由熊劉氏送入省城女子蠶業講習所肄業。兩家鄉居相距僅六七里許。彼此均知世家。張希良曾娶同邑楊姓女爲妻。生一子一女。去年八月。與熊淑華在省城自由結婚。書信往來。甚爲祕密。前月中旬。熊淑華由省歸家。熊劉氏探悉渠女在省情形。堅不承認。張希良探知熊劉氏意旨。遂赴益陽法院。以豪富嫌貧。迫女離婚具控。熊淑華亦以從一而終。以全苦節等情。呈請知事公署。均未經審訊。查熊劉氏呈控各節。經視學調查均屬實在。惟張希良兼祧伊叔父名。前發者爲嗣。徵之衆論。頗有同聲。以奉飭密查。未便調查證據。熊淑華已否懷孕。議論紛歧。事屬曖昧。無從得其實際。所有調查實在情形。理合呈請察核施行等情。據此除批呈悉。查自由結婚。法所不許。重婚之罪。律有明文。張希良曾受師範教育。現



充小學職員。既非毫無知識之人。且有陶鑄國民之責。乃竟挑誘女學生徒。脅迫女家許娶。謬托歐化。口倡自由。藉名兼祧。重婚無忌。實屬玷辱師資。污壞女學。弁髦國法。侵犯親權。不特教育界之罪人。抑亦社會上之蠹賊。現經本公署派員密查屬實。自應從嚴懲辦。以維禮教而障人權。除令行益陽縣知事。卽行撤銷張希良龍州高等小學校職務。追繳第一師範學校畢業文憑。並照師範學校章程第六十一條。責令繳還在學學費。及給予各費。共一百八十二元。拿案盡法懲治外。並通令各學校。不得任用張希良爲教職員。用懲敗類而警薄俗。此批牌示。並分行外。合行令仰該知事校長。卽便遵照。此令。

### 女生豔名之取締

黑龍江省長通令各女校。謂女生命名理宜樸雅。近來本省各校。女生有用香豔等字取名者。均應一律更正。如翠字。宜改用萃字。珍字。改用貞字。琴字。改用勤字。紅字。改用鴻字。寶字。改用葆字。香字。改用麤字。仙字。改用先字之類。以期顧名思義。藉資警惕。

### 內務部解釋日婦田中久米結婚入籍之法令

內務部致外交部函稱。神戶領事請解釋國籍法施行規則。關於依婚姻及認知而取得國籍者之意義。查國籍法與戶籍法相輔而行。戶籍法頒行以前。經本部核准之日婦田中久米等兩案。亦是權宜辦法。非與規則有所出入。請查照轉飭遵照云云。茲將原函錄下。

逕啓者。准貴部函據神戶領事來呈。請解釋國籍法施行規則。關於依婚姻及認知而取得國籍者之意義。以便轉飭遵照等。因到部。查國籍法施行規則第四條之規定。固無呈報本部之必要。惟國籍當與戶籍相輔而行。現在國籍法尙未頒行。各地方該管長官之辦理。戶籍登記事宜。迄無一定辦法。殊不足以表示國籍之確定。駐外領事館亦同此情形。是以前次日婦田中久米。與僑民華伯常結婚入籍。及葉圓誠經僑民華秀認知入籍兩案。既據各該領事呈請核准前來。本部斟酌情勢。以各該領事署現尙未實行戶籍登記。如膠執該施行規則第四條之規定。不與受理。則該兩案國籍。將無從確定。節經本部彙予核准。並以事涉對外。

當爲正確之表示。先後公布在案。是爲戶籍法頒行以前權宜辦法圖事實上之便宜。非與該施行規則有所出入也。相應函復貴部查照轉飭遵照此致。

### 學生與女革命之傳訛

民國三年夏間傳聞武昌拿獲女匪五名。嗣經確切調查。僅只一名。頗犯嫌疑。其餘四名。係因湖北女子第二師範取消後。所有女生經教育司考取三十餘名。併入第一女子師範。而落第之陳秀貞等十餘名。心不甘服。向學情殷。於是齊向教育司要求。一并送往肄業。適時司長因公他往。各女生索得時司長名片一紙。逕至第一女子師範。自稱時司長令來插班。不須考試。校長因無正式公文。不肯收錄。致觸各女生之怒。拍棹打椅。滋鬧不休。該校長無可如何。當即電請警察廳派來巡士多名。排解未下。將陳秀貞等四名帶廳。崔廳長勸導。反敢挺抗。於是判令收所。至外間謠傳指爲拿獲女匪。因同日漢陽門有一女子。裝束特異。手携皮包。獨行入城。守城兵士。即欲檢視皮包。女子自稱係某女學校刺繡教習。皮包內乃剪刀粉線等物。殆強取之開閱。獲手槍一隻。密信一封。隨有巡士帶至警廳搜查。其裝束可疑者如下。(一)

日裝頭髻內有白絨紮結。(一)領高六寸。滾邊三道。二道內有(一)紅絨三寸。下襟未過膝滾邊內有紅絨三寸。(二)裙下之襟未遮足。左邊二疊摺內有紅絨三寸。(一)再頭上雙鳳角。一龍尾髮辮與香蕉髮髻之結根處有青白二色絨。而合爲結根之絨。(二)左手第四指所戴金箍。上有逆符。當時卽解交軍法處訊辦。此謠言拿獲女匪五名之原因也。

### 湖南留日學生之新情史

湖南留日陸軍學生周某。翩翩佳公子也。與前年湖南考送之留日女學生程某。姘識已久。旋就東京日比谷公園松本樓秘密結婚。有曾與周在岳州鎮守府同事之友人某。知其事。以周爲重婚。頗碍法律。因以周原有髮妻。并在岳州會娶側室之實情。面告程氏。詎程非惟不悔。且聳令周與髮妻離婚。事爲湖南同鄉所聞。以此舉於男女學界大有關係。因開臨時會討論。程竟公然到會。力言已有自由。他人無干涉之權。且現時英雄男界推袁。女界則未之見。蓋隱以自許也。又謂如周某者。英才年少。縱令使君有婦。助筵亦所甘心。云云。同鄉留學界大譁。因在神田大松俱樂部開

全體大會到者四百餘人。僉謂周犯重婚罪。且此次結婚。並無媒妁。乃議決三條。一登報。二除湖南同鄉會員名。三呈請公使撤銷公費。東京留學界某君特爲製新竹枝十首。茲錄如次。

蔓草野田凝。夙露櫻花江。戶正春宵周。郎艷福真堪羨。贏得大喬又小喬。  
七旬老母日倚門。貧婦飢兒涕淚痕。異地櫻花開正好。樓高富士且銷魂。  
巴陵城外草萋萋。少婦閨中怨別離。望斷岳陽樓上月。郎情如水不還西。  
芙蓉被底戲鴛鴦。枕上脂痕席上香。但見新人工笑盼。那聞二婦泣瀟湘。  
阿爺走送母牽衣。臨別叮嚀好自持。謫墮人天緣綺恨。蓬萊汝莫賦相思。  
鬚眉當代數袁公。巾幗無人許我儂。自古英雄皆好色。又垂青眼到妖童。  
女兒十八解相思。墮入情魔不自知。相識檀郎纔一月。鵲橋私渡已多時。  
桃花憔悴舊容光。姊妹喁喁話短長。新漲蠻腰衣帶減。鬢雲猶是女兒妝。  
自賤強顏說自由。桑中濮上竟忘羞。傷心誤作盧家婦。千古恨成松本樓。  
不得自由母寧死。爲人作妾亦堪傷。秋風團扇新涼早。薄倖人間李十郎。



### 留日學生小妻之豔史

留日女子張秀寶者。慈溪人。錢殿奎之妾。錢畢業回國後。張仍留住上野館。與同寓李淮奸通。民國三年五月初九夜。李淮與福建人李景堅醋海生波。隨起毆打。同鄉干涉李淮。不准再住上野館。一面函告錢殿奎。促妾歸國。秀寶忽然避至仙台。五月三十一日。又忽有張秀寶冤單發見。內有高師趙志中乘危見辱。及帝國大學生陳方吞款逼奸等語。是日同鄉假座中華園開會。到者三十餘人。正在研究冤單原委。而張秀寶與廣東人程式峻等。逍遙過市。邀之質問。秀寶言此乃他人所爲。已不知情。浙江經理員謝君德銘在座。可徵同鄉因舉代表張之銘。楊志春。陳方。送秀寶到橫濱。安頓巨商李君之家。以便資遣回國。六月二號。同鄉復開大會。公舉代表六人。羅耀楣。林萬煊。陳方。范鵬。烏傳。漆楊志春。赴濱。促秀寶回國。並詢冤單之真相。招秀寶至三江公所。并懇請橫濱總領事王守善先生問明。據秀寶供爲湖州人凌啓明。即啓鴻。字楫民。及吳福申。字崧生。所爲。秀寶有手致同鄉一函。時忽有凌啓明直入三江公所。代表詰問何事。凌啓明狂奔。口稱法律從事。遂投警署。冒認秀寶爲妻。誣

告代表等非法監禁等語於警察署。至警察來查。代表羅林二君已返東京。陳范楊烏四君。因即同警察到署。警署既有領事之證明。復詳細詰問三江公所使用人及秀寶本人。知其事全係誣控。對代表等頗爲道歉。同鄉聞代表受屈。即晚開會。準備向日本裁判所起訴。一面呈請公使要求澈究。而橫濱警長。已於次日傳凌啓明嚴加申斥。凌聞同鄉決計起訴。聞風潛逃。至下關。函求代表保全同胞體面。並稱即日回國。無容深究等語。同鄉靜候使批。而初九日東京之中華民國報。發見特別張事實背馳。正欲交涉。而中華民國報已自知舛誤。仍以特別張聲明更正。而甯波留日同鄉會亦遍登各報。聲明此事之原委。庶不致以訛傳訛。轉昧此中之真相云。

### 共和聲中之姦殺釀變案

民國光復之初。段芝泉軍統率第一軍全軍。退至廣水後。有第四鎮礮隊第二營兵丁。搶得孝感縣民婦一名。因與該鎮陳統制光遠之衛兵爭姦。衛兵乃密稟陳統制。時陳統制以衛兵在漢口漢陽姦淫擄掠。無所不至。因在前敵。未敢認真查辦。刻既退兵。正欲借此整頓。殺一警百。當將劫婦之兵在院內正法。第二營砲隊得此消息。

全營譁變。緣各兵擄掠之民婦甚多。恐陳統制一律懲辦。且侮辱官長。已成習慣。當將全營砲車推出。對準廣水街內段軍統陳軍統行署。勢將開砲。陳統制聞信逃走。段軍統避匿他處民房內。幸管帶魏某向各兵跪求。並橫身於炮口上。謂如此辦法。不如先將我轟死。諸位弟兄。如以某人被殺爲屈。可要求軍統將陳統制懲辦。以洩衆忿。如段軍統不允。再開炮不遲。彼時段軍統欲令他營彈壓。奈若輩同病相憐。均不應命。各兵既允魏管帶。暫不開炮。乃由管帶隊官排長等往尋段軍統。段初不敢見。嗣以不見彼必開砲。勢必全鎮潰變。始面見該管帶等。允將陳統制立即撤差。並請政府拿辦。各兵恐其誑已。仍不肯撤退大砲。段不得已。立時辦文用印通傳全軍。並以吳鳳嶺統制該鎮多年。仍換吳爲該鎮統制。亦立刻傳知。全軍各兵始允罷手。隨軍統依舊開回保定。因正法一擄掠婦女之兵。竟致立撤統制差。傳云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信不誣矣。

京師姦殺案(一)

京師日前內左二區馬市。住戶張姓某甲。以經商爲生計。早年娶妻某氏。貌頗美。婦

德尤足多。寄寓于馬市者有年矣。里巷均無間言。伉儷之情亦篤。除妻外別無親屬。又未雇僕役。前月出外。托其妻于同寓（寓前進）之邱振升。邱固與張有戚誼。以醫爲業。因張妻貌美。早已垂涎。自甲去後。邱尤無忌。時以言挑之。某氏佯爲不知也者。邱復以數十金購得妝飾品相贈。某氏嚴詞拒絕。邱憤甚。且聞甲將返京。情急于日前某夕。直入某氏臥室。明言來意。某氏卽惡言罵之。並呼救者。屢以僻處後院。街隣無知者。邱老羞成怒。出而覓短刀（如宰猪者然）。某氏旋卽閉門將睡。邱忽持刀斬關直入。強迫執行。某氏以徒死無益。忍辱從命。時刀仍在邱手也。事畢。邱困甚。以爲某氏身已被污。必無他虞。對某氏直言。商害甲及己妻之計。某氏因故作媚態。以言餽邱曰。妾身已屬君。聽君所爲。惟刻已更深。君復憊極。盡將刀交妾。而安睡乎。邱如其言。而嚙吻之聲。恨罵之聲。刺刺之聲。同時大作。邱家中人前往探視。則邱與某氏均赤身在牀。邱胸腹際。已成蓮蓬之式。于是又雜以號哭聲。爲該段巡警所聞。急入查問。某氏乃徐徐穿衣。向該警等歷歷陳述。並云。殺人是我。我卽到案云云。該警等當卽驗明死者。實受傷三十二刀。現已由警廳將此案人等轉解法庭矣。

### 京師姦殺案(二)

京師內城左四區某巡長。偕同巡警一人。於某日下午六時出外。巡邏行至東直門內手帕胡同小藥王廟地方。脚踏着一極軟之物。注意一看。乃係一塊肉。拾而視之。乃婦人之乳。色尙鮮。該巡長以爲此事。必有重大關係。不敢自負責任。仍將其乳置於原處。令巡警看守。自己卽赴該管區域詳細報告。左四區隨卽派巡官同往查看。果如所報。乃將乳拾帶回區署。備文呈報總廳。隨卽通飭內外各區。派探警沿戶訪查。大抵托詞謂近日婦人之乳。發現一種流行病。若染此病者。必須將乳割去。日前某處已有割乳者。大家須注意。如乳有病。廳中已備有藥務。速醫治云云。又將拾乳之日。前後數天。所死之婦人。係何原因。詳細調查。而此案乃漸漸逼緊矣。某日有手帕胡同住戶。向做木匠之王某。係直隸深州人。忽親赴警廳。據實呈明。謂其妻與徒弟某甲。有曖昧不明之事。因其徒頗得力甚愛之。故佯爲不知。乃其妻近又與隔壁鐵匠店某掌櫃拼識。我恐該婦。逢人便倒。將來醋海風波必鬧大事。不如先發制人。遂於某日將徒弟某甲喚往祕密之處明言。你與師母情形。我已全然知道。你如不



將直言相告。即要你的命。其徒駭甚。跪地求饒。我說你能將師母乳割下。我便饒你。徒弟應允。旋即直入師母房內。出其不意。將一乳割下。拋棄門外而去。迨我回家。業已斃命。隨即備棺收殮。因現上訪查嚴密。特來報告。並云。其徒已往他處。請從寬免究等語。惟該婦人之母家。現仍請嚴拿凶犯云。

### 京師姦殺案(二二)

西城石碑胡同住戶常奎。係在莊王府充廚役。一夕在家睡熟。忽被人砍死。當由其妻常耿氏向內右二區報告。經該區派巡官長警前往查驗。常奎死在炕上。其炕上舖被兩床。一係常奎所臥。一舖好未動。該長警等疑常奎之死。其妻知情。因在房內多方偵查。旋見該住房內挂有像片多張。其中有一張用紙粘糊。即問常耿氏係何人之像。據云係常奎第十四徒弟。亦隨其師在某王府云云。該長警等愈滋疑竇。即將常耿氏帶區管押。暗派偵探往某王府查詢。據復常某之徒。昨已辭退。因彼在張家口覓得好事。今早即赴張家口去了。該區以事關人命。旋附報告總廳核辦。並多派偵探切實調查。未幾有人報告。查明此案係其徒與常耿氏有染。故將常奎砍死。

然又在常奎宅中發見。下款署宗室薩題。俗不堪耐之詩一首。其文曰：姦夫淫婦不可留。已然等了有三秋。他與我妻同有染。特地前來把他謀。衆人休要胡亂想。他我也是前世仇。大人若要全此案。再等女命現出頭。則又似薩以常奎與其妻通姦故殺之。而薩並有欲殺其妻之意。案情真相。尙難明瞭。故日來偵探巡警。頗注意此案。常被害之次日。曾在莊王府中井內。發見染有血跡之衣一件。又有血痕剪刀一把。長約尺許。而該府大門上。亦有手掌所印之血跡。據前往該王府調查人之意。則其第十四徒弟。確爲最重之嫌疑犯。刻已照該王府所云。已派人赴張家口查緝矣。至常耿氏如不知情。則對於其夫之被害。當必哀痛逾恆。乃相驗之際。竟絕無哭泣之容。但說了一兩句。誰來替你伸冤。故巡警已將常耿氏暗中看管。此案情節。甚屬離奇。惜無福爾摩斯其人。一探此中真相也。

### 上海強姦處女案

住居江灣蕭王廟附近之婦人李倪氏。控虹口陳家弄某成衣店主李餘生。乘其十八歲女兒李娥娥。在老公茂紗廠夜工歸家時。串同在逃之一人。在華特路拖入麥

田內用強奸污一案。由楊樹浦捕房備集兩造人證。將被告成衣店主李餘生及李娥娥能赴公堂研訊。捕房代表牛門律師上堂譯訴前情。並稱原告方面除李娥娥自行證實外。祇有醫生之傷單。可爲證據。然亦不能指定該女下體。確係是被奸傷。且該西醫在院頗爲忙碌。無暇來案作證。惟案關強姦處女。關係狠重。應請嚴究。繼由女母李倪氏投稱。婦人因女已許字與人。深恐一經傳揚。被未婚婿家知悉。後又多口舌。故擬令李賠償失物服禮了事。詎被告非但置之不理。反在外揚言誣讒。是以控究。又據李娥娥上堂訴稱。是日清晨六旬餘鐘。夜工歸家。行結華特路時。途遇被告。向我調笑。並問籃中是何菜蔬。我云你管他做甚。他即將我手中飯籃搶去。跑入麥田。繼復將我拖至麥田內。約離馬路二丈多遠。用強揪倒。我大聲呼救。祇喊兩聲。卽被用手掌按住。旋忽後面有一人將我兩手執住。致被將褲扯下。放在傍側。被告卽壓在我身上。被奸一刻之久。始行釋手逃遁。我卽跟踪追至被告家內。被告之父云。爾不必在此吵鬧。可叫爾母親來說。我卽回家告知母親。向論不理。投報捕房。是實。訴畢復將扯碎之布褲。呈請察核。卽據被告所延之代表律師。向女盤駁良久。

旋由西官向女詰稱。當時在逃之一人面目。爾曾否看見。爾兩手被執。係分開抑係合攏。被告一手按爾之嘴。祇空一手。爾何不爭執。答稱未獲之人。因在我後面。故未看見面目。我之兩手被執時。係分開伸直。當因被告壓在身上。無力爭脫。堂上又問。然則爾兩足是否并攏。被告曾否跪倒。被告之膝。又放在何處。答稱我兩足並攏。被告先曾跪倒。繼將雙膝壓在我之腿。上等語。復據被告代表律師起而辯稱。此事實因該女之母。約被告至泰和街茶館索詐不遂。捏詞妄控。且據該女所供伊之雙足並合。被告之腿壓在上面。而被告又如何得能行奸。顯係誣控。應請將案註銷。英領哲君得供以原告所供不符。遂商之孫襄。讞判將案註銷。被告開釋。李娥娥交其母領回管束。

### 鞏節婦之慘劇

紹興曹娥。有陳十九者。駕船爲業。生有一子一女。娶媳鞏氏。已有年餘。其女阿桂。水性楊花。不慣獨宿。與該處掣驗公所兵弁李貴生。結露水緣。因其住屋淺隘。陳倉暗渡。屢被鞏氏瞥見。一對野鴛鴦。時時向鞏跪求。請其嚴守祕密。一日李復與阿桂尋

歡。又爲鞏氏所見。阿桂欲使鞏氏同流合污。冀得三緘其口。拉鞏同登春台。鞏氏大怒。忿忿奔出。里鄰見其情形可疑。再三盤詰。由是阿桂醜聲漸漸洋溢。阿桂恨之入骨。設計哭訴於母。母老悖惑其女言。遂於十日晚與阿桂及兵弁李貴生。將鞏氏用白布環頸殺之。（是夜父子出外搖船）後換麻繩裝成作自縊狀。以冀掩人耳目。民國最重人道主義而社會有此慘劇。不知司法者能否爲之雪冤也。

### 胡貞女之冤獄

胡貞女名桂枝。四川大邑人也。守貞不字。孝奉雙親。前清光緒二十九年。里中土豪孫其龍。欺女孤弱。假辦學爲名。奪其先祠產業。并毆繫貞女之母。三日遂死。控訴年餘。法官疲玩枉屈。終不得伸。女乃赴京控都察院。得院批飭地方官澈底根究。追還產業。至民國二年。孫其龍復恃勢逐女而踞其宅。且戕其幼姪。燒殺其媠母。女乃奉八旬祖母及庶母並伯叔二媠母往順慶依舅氏。一門皆孀孤。遭此凌暴。千金之家。忽爲窶人。貞女於是控訴於本省高等檢察廳。該廳研訊明白。飭大邑孫知事判決。錄覆。詎孫知事徇私偏袒。任意廢弛。使獄久不決。其意在困女於死地。藉以完事。女



無奈。徒步五千里。由西安來京上訴。同鄉諸君憫之。資給日食。並爲之代呈政府。冀得披雲霧而睹青天。中央司法諸君。其亦聞于定國張釋之之風而興起否也。

### 易哭厂女子敦誼會之豔詩

印鑄局參事易順鼎。一字實甫。又號哭厂。素以詩鳴。尤好爲香豔之作。自民國二年入京後。日與伶伎兩界相周旋。摹寫其笑貌聲歌。形諸篇什。動輒千數百言不止。如所製萬古愁曲。數斗血歌。小香水歌。梅魂歌。買郎曲。中和三慶兩園女伶歌之類。都中報紙。傳錄殆遍。寶甫亦快然自得。意謂詩興之至。無在不可以供嗚噓也。五月念四日。北京女子敦誼會。爲貧兒院籌款。開音樂遊戲慈善會於東廠胡同。實甫是日亦到會。卽夕又飲於妓寮。至酒酣耳熱時。竟拉雜爲詩數首。標題爲四月三十日。卽新歷五月念四日。觀女子音樂慈善會。其夕飲酒聽曲。共賦六絕句紀事。其詩如次。

(一) 林下丰標女界推。雙飛還共鳳皇來。散花身手春風面。若作男兒亦相才。(熊總理朱夫人)。(二) 風流放誕美姿容。夫婿他年大國封。黑扭小名何必諱。是梁紅玉。是張穠。(唐夫人)。(三) 花應羞上老人頭。年老簪花不自羞。猶作承平年少看。花

原。知。道。我。風。流。（張夫人手中持唐夫人之花。唐夫人告張夫人。以花贈余。謝余買物。方君重審爲余。插置胸前襟上。方亦美少年也。）（四）雪。白。紅。粉。花。映。肉。粉。紅。衫。子。粉。紅。裙。更。從。雪。白。紅。粉。顯。眉。黛。眼。波。和。鬢。雲。（潘連璧女士通中文英文。善歌樂。善書。顏色尤艷。）（五）度。曲。燕。台。幾。大。家。吳。音。四。美。譜。紅。牙。前。生。我。本。仙。山。住。來。聽。人。間。唱。掃。花。（石曼君花巧紅琴寓醉春四校書度曲。曼君唱掃花三醉。）（六）與春人坐分春色。有夏姬才學。夏聲明日落梅聽一曲。又看飛雪滿江城。（雪印軒校書告余。將以五月六日串娜子。吳季札觀樂。謂夏聲必大。夏聲卽秦聲也。）

各詩脫稿後。即付亞細亞日報刊入文苑欄中。諸女士見而大譁。謂實甫此詩。語多調謔。未免侮人太甚。且詠會場女子不足。而又拉入妓女數人。以反襯之。將置文明女界於何地。於是約集數人。並偕是日蒞場之法國某某兩女士。逕詣亞細亞報社。大興問罪之師。幸該報社員。善爲說詞。許爲聲明謝罪。其事乃寢。否則沈佩貞批宋遜初之頰。唐羣英打湖南報館之招牌。殷鑒具在。恐實甫與亞細亞報。兩俱不免矣。哭盒自賦詩得罪諸女士後。王湘綺聞其事。因作一詩以調之云。侵晨聞說武功。

坊。寶玉。今成有事忙。（易平日固以買二爺自况者）財子。幸承才子荐。（某現已荐在政事堂某局參事。財子即指某局長。蓋湘人而豪於資者）佩花。猶帶乳花香。吟成艷體。催官格。夢想梁風。舊戲場。（或云謂梁節庵武昌佚事）□□□□□□□□□□（此句以言者失憶）潘蓮（指某女士）熊掌（指某夫人）石難當。抑何可笑。

### 王王秋之周媽譚

王王秋之女親隨周媽。隨王赴京過漢口時。忽震段督之威名。欲一瞻其豐采。因親爲王執帖。偕同入見。說者謂周必有賞識英雄之巨眼。不然。段亦猶是人也。既非有四目兩口之異形。亦非有六臂三頭之怪相。周媽胡爲欲一見顏色以爲榮幸耶。自古以來。草茅中之婦人。多有能識英雄者。媽果有風塵以外之賞識耶。夫樂天之素。韓愈之桃。名士親隨。多求少艾。紅顏白髮。歡好不終。梨壓棠花。香衾辜負。溫柔艷福。虛有其名耳。王不携方笄之小婢。而偕半老之徐娘。豈以少不更事。而取材於老當益壯乎。抑知伏生之服食。扶持賴有女孫。鄭老之起居。趨使多招慧婢。王獨未之前聞歟。然而媽則附大名以傳世矣。

王任國史館長。在京未久。忽又翩然南下。外間傳聞謂先生因北方乾燥。回鄉避暑。然據史館中人云。王先生此行。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蓋因館中某君（或云曾重伯。或云闊老某）與盛名鼎鼎周遊南北王先生之女侍周媽。少有衝突。王先生左右爲難。故携周媽南下。以爲解鈴之計。蓋史館內外之綱紀。皆王先生從龍舊臣。視祕書協纂諸君。直若無物。而某君每欲以太史公之資格。驅策王先生。奔走疏附之人。積不相能。一日因微故。館役乃與某君破口對罵。某君盛怒之下。爰呼巡士繫之而去。詎役爲周媽之親眷。當事亟時。周媽逕奔至王先生前。氣恨恨地指王曰。汝尙爲國史館長乎。何物巡士竟敢繫汝之僕。汝之顏面何存。王先生矍然而起。以名刺索某僕。回以謝周媽。館中人聞之大譁。羣欲興晉陽之甲。王先生內服。聞威外慚。清議於是爲南下避暑之舉。云。都中各報。均有紀此事者。摘錄如下。閱者可參觀之。

日知報 王湘綺自膺特聘。纂修國史。到京開館以後。老趣頹唐。全持消極玩世主義。對於史事。擱置腦後。正如爲混沌畫眉。不知何時。始有端緒。各報所傳。王氏對於國史。主張採用通史體裁。及楊皙子條陳各節。均屬風影之談。並無其事。館中一切

庶務。湘綺。憚不顧問。悉操於其姑太太及周媽之手。視史館之公共機關。無異其家政館中僕御人等多。係周媽所推薦。恃有奧援。遇事懶散。館員某見此情形。大爲憤懣。日前聞因驅逐某劣僕事。與周媽致起衝突。湘綺老人內迫。闔威外慚。清議一時調停無術。遂託避暑爲名。踉蹌出京。名士風流不能辦事於此。可見一斑。

黃鐘報 王秋先生天真。縵爛不衫不履。脫然形骸。不受職事。上之拘束。自是一種特性。去年議及史館。曾有將國史館移入湖南之說。近日到館。又復雲中白鶴。去留自如。瀟灑出塵。不當以尋常規模拘之。尤令人捧腹者。前日抵鄂。攜帶其晚年多情之周媽。雙執名片。往謁湖北段督。段大爲驚訝。迄晤面。則曰。周媽久仰。都督丰采。欲瞻尊容。語極正大。段亦爲之動容者久之。

### 趙爾豐有徇節之二妾

某報載辛亥革命時。尹昌衡殘殺趙爾豐。趙之二妾。持械禦敵。死之。可謂忠於所事。揚州張丹斧作趙二妾誄文云。夫何兩鳥之依人兮。永朝夕而無妒心。知初陽之改緒風兮。佐一雄以革音。惟其音之雖革兮。奈其雄之不雄。俄猛獸以來攫兮。雙雌出



而當熊。熊裂雙雌兮。雄益難支。首以膏刃兮。血以釁旗。吾不憐其雄兮。憐其雌。慨天下之莽莽兮。誰報主其若斯。固知勢之所趨兮。誼宜廢夫君臣。惟參養之多年兮。忍自私夫一身。在昔旌烈之典兮。史不絕書。甯以不能擇雄而事兮。謂此例之可除。然鳴禽之移故陰兮。曷嘗不拔趙幟而易漢幟。名既正而言亦順兮。何至今而湮沒。重曰。生含情兮。逝猶榮。世無名兮。身自貞。爲汝招魂兮。酒以清。其讀吾誄兮。來盈盈。

### 吳將軍與女伶尤鑫培之豔史

吳綬卿將軍以曠世將才。兼資文武。小試延吉。頓折日鋒。不幸石家莊之役。殞於刺客。論者至今悲之。有人述其在奉天時軼事一則。亦想見其豪放不羈也。奉天之劇場。有女戲某班者。最有名。尤鑫培者。班中之翹楚也。將軍好色之眼光。與其識人才等。一見鑫培。大爲歎異。由是連騎看花。並肩溫酒。殆無虛日。芳卿歌曲。得龍虎上將之垂青。其喜可知。將軍軍書之暇。猶復輕裝易服。結束登場。與鑫培同蒞舞台。共爲扮演。他日英雄兒女。各自千秋。於此有預徵焉。清東督徐世昌者。故與將軍夙契。然於此事。則不善將軍所爲也。一日偶因他事。以微詞諷將軍。將軍不答。更言之。將軍

拂袖起。徐亦怒。乃命簽封劇場。禁其班不許開演。封禁之明日。將軍錦衣。驄馬。從衛兵五百人。前後。麾幢。鼓樂。列炬十里。親迎。龔培魚軒。載之。紅顏綠鬢。與將軍輝煌。皇燦爛之軍服。相映射。市人聚觀。幾以爲紅拂。藥師重來。訪虬髯於扶餘國也。於是遍謁省中顯者。自督撫至司道。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軍極得意。而徐督則極懊惱。於是上疏劾將軍驕蹇淫佚。不奉法度。疏再上不動。三上。清廷旨下。則令邊防大臣無庸歸總督節制也。蓋將軍志存光復。以夤緣要結之術。動其嬖臣。而後得兵權在手。以伺隙而動。徐顧不知。亦不及料也。忿極。至上疏欲辭職。而將軍亦自都護更爲統制。將軍去後。代之者雖間有曲謹小廉。如東督意者。而邊事益壞。不可問矣。某君挽將軍詩。有天生如此英雄骨。半爲山河半美人之句。蓋紀實也。

### 陳璧案中之五姊太

陳繩被殺一案。報章已詳紀之。陳璧爲此案之嫌疑人。而陳之第五妾小如意。尤與此案有關。京師檢廳已迭次傳問。謔者或爲評語云。金瓶梅中西門慶家有葡萄架。陳璧家亦有葡萄架。西門慶家之潘金蓮。是五姨。陳璧家之小如。意亦是五姨。西門

慶家之五姨。與其婿陳敬濟通姦。陳璧家之五姨。人亦謂其與陳伯台通姦。西門慶家之五姨金蓮。能死西門慶。陳璧家之五姨如意。亦能死陳伯台。並將死陳雨蒼。某報紀陳繩案檢廳開庭辨論情形。茲錄其關於陳璧五姨太者。一則如下。民國三年七月某日京師高等審判廳繼續審理陳繩被害案。是晨大雨如注。男女旁聽席照常溢滿。於上午十點二十分鐘開庭。審判長潘恩培。檢察官馬以德。董升。董珍。律師鄧爾班入席後。先提董升上堂。問其娶妻之地點及日期。答八年正月間在京娶的。又問其弟董珍之妻。曾否來過京內。答在宣統二年臘月間曾經來京。審判長令其退下。董升當請求與張麟同堂質對。其在探訪局。供有五姨太太與陳繩有姦的事。並再質問搭箱子的事。復稱張麟於此等情節。在探訪局先不肯說。後來乃被探訪局以好言誘出來的實話。並請審判長當在要點地方追究等語。審判長答以將來定要追究的。董升始退下。審判長乃提添傳之黃宗緒。此人係陳繩姊丈。為案外之有關係者。上堂後。審判長首問其與陳繩之感情。及平日相處情形。黃答與陳繩最好。凡事並無隔閡。審判長又問陳繩失蹤後。初次到陳宅去是幾時。答在八月初

一二。又問在陳宅內如何尋找陳繩情形。答全都找徧。惟發現尸身之小井。並未找到。蓋不知尙有此小井。遂又滔滔詳述陳繩在日。曾對伊說。甚怪五姨太太常到門房去。後來陳璧因爲五姨太太叫老媽子給陳繩洗帳子。狠生氣。當時在家裡大鬧一場。隨後就往天津去了。以後陳璧的壽日。陳璧曾說。要移往別處住去。伊問因何要移的緣故。陳繩說有人在陳璧前。說他在案內擺花酒。故此陳璧頗有疑忌的情形。審判長遂究問此等言語。陳繩聽誰告訴的。黃答我當時亦向其究問。據陳繩說。是他五姐告訴他的。審判長又問他五姐是否胞姐。答係陳璧之女。審判長又問陳繩尸身。由井裏打撈上來的情形。黃答係用被由上部包裹。復用綜繩捆繞。甚形堅固。惟餘兩腿在外。一臂由被包內伸出。似在包裹時。尙有氣息。至撈出之次日。始見凶刀。係一把菜刀。及至究問。乃知此刀係廚房內所丟的。審判長又究問其給陳宅打電話。說陳繩上美國去的緣故。答當其失蹤後。互相懸揣。有說隨同劉冠雄至南京的。有說隨某人上美國的。茲以陳繩生前曾對伊說過。要上美國去的話。後來聽別人如此傳說。故認其真赴美國。其實亦係訛傳等語。遂又繼續評論。該案對於董



升疑點頗多。而黃貫亦在嫌疑之列。審判長問畢。令其退下。乃另提陳張氏。此人卽陳璧之五姨太太。年二十四歲。北京人。身穿白玉蘭紗衫。泰西紗裙。天足。革履。於秀媚中含有一種嬌狂的態度。審判長遂向陳張氏查問其來歷。答由十五歲賣與陳宅的。審判長又問你在家常到門房去做甚麼。答並沒上門房去。又問你到董升家去是做甚麼。五姨娘見審判長忽然問到此處。不覺語塞。審判長一再催問。乃低聲說道。聽說董升的媳婦長的好。我故此瞧瞧去。審判長又問聽誰說的。答老媽子們對我說的。並且董升亦曾請我到他家去玩。審判長問可是董升當面請的嗎。答亦是老媽子傳說的。審判長問你上董升家去的是幾月。答四月間。又問你到焦升家又係何事。答焦升亦曾請過。故此我亦到那里瞧瞧。又問你上董升家裡以後陳繩知道否。答他不知道。又問你們老爺知道嗎。答他不知道。又問此外你還往別的人家裏去過嗎。答別人的家裡沒去過。又問你們老爺因爲你叫給陳繩洗帳子。很鬧氣。有是事否。答沒有鬧過氣。問你們每日吃飯在那里。答在內宅。問你們五爺六爺在甚麼地方吃飯。答有時亦在一處吃的。又問你們老爺呢。答另在一處單吃。



審判長遂又究問。正月間先到董升家。是先到焦升家。答先到焦升家。審判長乃提焦升上堂。問你們五姨奶奶到你家他說是你請去的。焦升急辯白道。我沒請過。審判長又向陳張氏問道。適才你說是焦升請的。此時他的話怎麼樣。五姨娘當時期艾艾的垂首揉弄手帕者久之。始說他沒請過我。審判長乃令焦升退下。另提董升上堂。審判長問道。你們五姨奶奶上你家去的時候。你可是預先知道嗎。答我預先不知道。以後聽說我們大人因爲我娶媳婦時。沒給我出份資。故此派五姨奶奶到我家去道喜。並出兩塊錢的份資。審判長又問。據你們五姨奶奶說是你請他去的。董升聞此一問。不覺恐慌之色。形現於外。然仍強詞辯白。於是五姨娘亦向其質對。原來却是當面請的。審判長見已質對屬實。遂令陳張氏退下。復問董升曾送過五姨奶奶甚麼東西。答甚麼東西亦沒送過。審判長乃令其退下。另喚黃宗緒上堂。勸問董升曾否送過五姨奶奶東西。答以後調查始聽說董升曾送過吃食。黃復盛稱陳繩平日極其正派等語。審判長乃向黃宗緒云。關於陳繩素行但述其事實。不可爲過譽之詞。庶幾於本案有所補助。若謂其已死。不便使其負不名譽的行爲。反

與本案推敲有礙。

### 川人控尹昌衡之漁色

其呈四川公民鄒稷光等爲元惡大憝禍國殃民公懇逮捕懲辦以申法紀而絕禍根事。緣經略川邊都督尹昌衡本市并無賴濫厠戎行。辛亥十月初七日川省反正。良由川督趙爾豐驗民心之傾向共和決意退讓。將所有職權交付諮議局。推議長蒲殿俊爲都督。統制朱慶瀾副之。分治軍民。兵不血刃。秩序大定。乃昌衡狼子野心。覬覦非分。因曾充陸軍小學堂總辦。遂假託該堂代表名義。糾合哥老會。於十月十一三三五等日。在文殊院及陸軍小學堂開秘密會議。以哥老會線索勾結保路同志會。暨各軍隊。就各會館廣開大漢公等公口。自爲龍頭大爺。約定作亂日期。昌衡時爲軍政府軍事科長。強迫都督於十月十八日東校場閱兵。乘機譁變。逐蒲朱殺趙爾豐。掠其家。大肆焚掠。全城一空。人民損失在五六千萬以上。槍械損失在五萬枝以上。皆落匪手。至今爲患。先是陸軍巡防軍保路同志軍性質各殊。互相顧忌。未敢發難。經昌衡先之以聯絡。繼之以煽惑。致各軍各匪同亂。無敢過問。昌衡以哥

老會之力。遂得都督。卽提倡哥老會。軍界通用袍哥札子。軍人通呼尹大哥。川中稱爲袍土革世界。袍者袍哥。土者土匪。革者革命黨也。自是以來。無人不袍。無人不土。無人不革。官缺差使。不能遍及。則以金錢報酬死黨。濫發軍用票至二千餘萬之多。任情揮霍。所用財政司長董修武。經手支款。內有三百餘萬。無帳可報。卽昌衡所虧蝕。幣政全壞。流毒至今。昌衡性復淫縱。不修行止。霸占縫工之妻。爲妾。謂爲盡義務。夫人嘗於會場中抱優人楊素蘭。以口度酒。唱楊妃驚夢等戲劇。萬日共覩。忝不知恥。謂爲自由。川中風氣爲之一變。此昌衡攘奪都督於四川之實在情形也。昌衡又窺邊藏之富。倡爲西征。蓋欲耀武以掩飾在川之事。邊藏原無大亂。因各省反正。影響所及。駐藏官逃兵譁。匪乘而起。時有擄掠。不難鎮撫。昌衡乃張大其辭。蔽中央而禍邊圉。邊藏之人。素懾趙爾豐威。昌衡大張告示。謂能誅趙爾豐。并招搖清帝爲伊所滅。自稱天可汗。恐嚇夷民。富者抄沒。貧者誅殺。屯師爐城。足蹟未出衛地一步。日性徵蠻女之有姿者。逼充下陳。跪頂盤盂。口承咳唾。殘忍貪淫。滅絕人道。莫此爲甚。夷中惟明正土司最強。領土最廣。虐待夷民。夷民怨之刺骨。經趙爾豐無限經營。始

克改土歸流。邊禍稍息。無論爲前清爲民國。皆謀統一者之正當辦法。昌衡受該土司賄賂。淫其少女。公然賞還印綬。令仍世襲爵秩。擅以國家領土予人。以市已恩。前清邊績一朝喪失。反冒稱克復鄉城。妄邀功賞。查前清趙爾豐之籌邊也。歲餉征於邊稅者二十萬。由川協濟者五十萬。而昌衡乃濫用至五六百萬。邊藏之人。初經改革。不知民主爲何名。共和爲何物。經昌衡殘民以逞。藏人失望。激而外附。而藏失矣。明正土司復位。依然據土稱雄。改流還土。倒行逆施。而邊又失矣。唇亡齒寒之局。皆於邊藏爲厲之階。此昌衡經略川邊之實在情形也。昌衡經略川邊。川督一缺。當然另行實任。以專責成。昌衡恚中央之奪其位也。適值南北戰事初起。敢於不奉命令。率師擅回成都。派代表王明德趙城赴渝。約熊克武獨立。伊當響應。勵兵秣馬以待。間不容髮。幸中央洞燭野心。於經略使外。復加以川邊都督名義。隱銷其反側之禍。昌衡既得都督。又見南方失敗。始斂兵回爐。而熊克武恃昌衡爲援。已經舉事。泊知昌衡爽約。始棄師而逃。而川東南財富之區。備受兵禍。其損失又在數千萬外。昌衡逆蹟昭彰。心虛胆怯。乃殺王明德趙城以滅口。此昌衡二次煽亂。以逞大欲之實在。



情形也。凡昌衡屢次謀亂之事。川中婦孺皆知。內不自安。乃求晉京。冀施運動。以川邊經略使之任。交其妻叔顏鐔代理。打箭爐金條麝香珍貴品物。購買一空。載寶而朝。沿途招搖淫縱。如行次五通橋。挾優廖二一宿之嫖資。開銷至五百元。漢口宿妓衛兵荷槍值門。傳爲笑柄。以封疆大吏。罔恤體制。至於此極。其至京也。患得患失之心益熾。到處鑽營拜門。及至無效。則又非常怨望。逢人輒詬詈政府之不良。又遍向軍人自誦其詩曰。死有餘辜。惟武將謂此後凡武將皆不得免也。搖惑軍心。情見乎詞。此又昌衡來京之一切實在情形也。以上種種情形。自辛亥十月。成都之變起。至昌衡西征止。有議員蒲殿俊張稱。新任黑龍江民政長朱慶瀾。前四川軍事巡軍總監上將銜楊維等可證。除朱慶瀾外。餘均在京。可以傳聞。至昌衡經略川邊。糜費軍餉。十倍前清。改流還土。喪地誤國。貪殘淫暴。激反藏番。事實昭著。雖阿其所好者。諱無可諱。惟煽動熊克武。獨立一節。王趙雖已被殺。尙有昌衡所報之僞都督張煦。在逃未獲。實則係昌衡私人。曾遣赴渝。與熊通款。事後反噬之。以圖自免。若赦張煦之罪。令其自首。昌衡種種密謀。不難盡情吐露。以事勢而論。川本五師。昌衡與川督胡



景伊各率二師。熊僅一師耳。胡以二師而不敢制熊。必待請兵鄰省。其故安在。蓋胡平熊則有餘。兼顧尹熊則不足以情理而論。昌衡駐藏僅以一師。尙留一師在省。道遙河上。虛糜軍餉。當重慶獨立之時。未聞向熊匪加遺一矢。抑又何也。至部曲變亂。軍法從事。紀律之常。乃必照印趙城王明德首級相片。在京遍送與人者。因心有所歉。而不自知其欲蓋彌彰也。昌衡於民軍起義時。無尺寸之功。於川省反正後。有殃民之罪。外省不察。尙以昌衡首殺趙爾豐相推許。不知爾豐督川除暴安良。開邊關地。於國爲能吏。於清爲良臣。當時黨人雖恨之刺骨。爲其障礙改革進行。然未嘗不心折其賢。及至路事發生。人情震動。黨人藉端鼓吹。以爲排滿之計。非真以收歸國有爲苛政也。爾豐初尙抗疏相爭。既奉清廷嚴責。始用壓力。彼爲清臣。勢非得已。及其自解兵柄。讓川人獨立。是川省光復之功。實由爾豐之贊成。非川人所取得。洵爲有功無罪。準以民國優待清室之例。則川人亦當優待爾豐也。昌衡挾其兵力。殺一退位之匹夫。又從而誣蔑之。冤獄沉埋。至今莫白。近川人譚家笏等六百餘人。由川來電。臚列昌衡等肇亂罪狀。請中央政府嚴懲首禍。經四川旅京同鄉開會討論。僉

謂四川種種禍亂。純由昌衡一人所構成。其餘所列諸人。或係株連。或緣誤會。皆非其罪。到會諸人。多有當時躬親川事者。言之確鑿。蓋昌衡罪狀。現已披露無遺。爲川人所公認。經四川公會具呈政府。陳明虛實在案。唯昌衡狼子野心。反側靡常。現雖裁缺留京。若聽其網漏吞舟。逍遙法外。非但無以服川人之心。爲亂黨之戒。尤恐留此梟獍。終屬禍根。竊見湘督譚延闓功大罪輕。尙予以處罰。今昌衡豈獨容倖免。是以籲懇先將昌衡逮捕管押。再行查取證據。治以迭次內亂。與喪失邊地。殃民誤國之罪。明正典刑。川民幸甚。大局幸甚。爲此公懇大總統核鑒。謹呈。

按前有楊雋等控告尹昌衡。係臚陳辛亥年之蠻橫。此次鄒稷光等控告尹昌衡。乃牽及括財漁色之種種私德。綜其罪狀。在貪淫兩字而已。

又按尹昌衡赴藏。日徵蠻女。有姿者充下陳。去年曾見之。各報今爲公民所控矣。夫蠻女。美麗久負。艷名此小蠻之名所由來也。查蠻與苗同。苗女妖冶。別饒丰韻。玃花。獠草。另有風流無怪。尹昌衡之驚心動魄也。况石砭一隅。代生佳麗。花冠錦袍。秦良玉。固麗若天人。誰謂不及漢女之明媚哉。若夫着吉莫小靴。低唱猺歌。高颺巾帕。飄

飄若仙苗條蠻女。鬢笑歡迎彼尹氏。入此籐峽棘穴之中。其視爲溫柔鄉也久矣。安得不有終老之志耶。

雖然三清留蜀寂寞深閨。柳色驚春封侯致悔。得毋念遠征之夫壻而抑鬱不堪乎。然而尹昌衡方與新人言笑。豈復眷念昔日之尹邢諸姊妹耶。

又按控詞中有霸佔民妻。謂爲盡義務等語。查義務兩字。按其文意範圍極廣。無有邊際。一言扼要。所謂盡義務者。盡人人當盡之職。與夫當盡之分而已。卽或爲婦女者。亦有當盡之義務。然民間妻女對於尹昌衡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斷斷無盡義務之事。尤斷斷無盡義務之理。若至霸佔民妻。明目張胆。直謂爲婦女當盡之義務。不知此等婦女所負之義務。爲白日之義務。抑爲黑夜之義務。此則不可不聲明者也。

### 周鉞逼女投江案之判決書

周鉞不服華亭地方審判廳判決。教唆伊女自殺罪。上訴蘇省高等審判廳。經高檢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處周鉞主刑之部分變更之。周鉞教唆他人自殺所爲。改處四等有期

徒刑二年。從刑仍照原判。

事實 被害人周靜娟者。控訴人之生女也。爲南洲學校教授。與該校校長徐應史。有婚姻之約。惟以未得父命。故倩劉子瑜爲媒。灼并函告其父。乞其允許。控訴人以其女就南洲事後。鄉里有間言焉。始終促其女歸里。後再行商議。先由劉子瑜之女。到南洲女學。接靜娟歸家。適靜娟已與應史結婚。未見而返。控訴人又挈同家族至南洲學校。遂偕靜娟至劉子瑜家商議婚事。控訴人以再行文定爲答。越五日。由劉子瑜處雇舟至顯橋。因守潮泊舟於長橋港內。同舟者爲靜娟之父母。庶母。及兄弟四人。并船夥莊阿榮。張大阿弟。郁阿美等三人。據郁阿美之供詞。謂夜膳後。周鉞以有辱家風。責問靜娟。今夜你死還是我死。靜娟答以我死不害人的。如父死還有多少。不得了的事等語。以後寂然無聲。至夜半二時。靜娟遂由頭艙落河云云。控訴人於原檢察廳。及控訴審理。亦承認有此數語。惟稱靜娟實爲徐應史所逼婚。靜娟曾云。回去實無面見人。故控訴人答以你轉去你死也罷。我死也罷。初靜娟在劉子瑜家時。曾有一函寄於徐應史。中有君心究竟如何。若十日內不了。我亦不認汝爲丈夫。

又云憑據均在父手。恐生意外等語。第一審認定以上三人證據。新刑律第三百二十條之規定。處以徒刑四年。并褫奪公權十年在案。

理由 本案控訴之理由。分甲乙兩點。(甲)之一謂驟行婚禮。出於告訴人強迫。全非靜娟之意思。(甲)之二謂告訴人禁錮靜娟。不使與家族相見。以致靜娟積羞厭世。漸生自殺之心。爲本案事實之因果。此不服者一。然強迫婚禮。必違反被強迫者意思。觀靜娟與告訴人最終之書信。未有一悔婚之語。卽最初求婚之信。謂係代起信稿。亦不能認爲強迫之鐵證。至勒逼書寫。又係控訴人片面之詞。詎可盡信。此控訴之無理由者一。(乙)之一謂落河與投河之疑問。假使靜娟果係投河。則同舟之人。耳目較多。生母兄弟俱在。任其自盡而不援手。天性決不至汨沒如是。此不服者二。然此純係推想之詞。非第與本案事實毫無關係。更不足以打破郁阿美之證言。况控訴人之供詞云。今夜你死。還是我死。而靜娟卽於是夜自殺。可知靜娟之死。爲投河而非落河。毫無疑義。至謂靜娟果以身殉志。何以不死於徐氏之逼婚。否則怨懟父母。怨憤丈夫。何以不登時赴水。而必從控訴人過華涇。相隨一週之久。待其母



妹同臨。然後從容畢命云云。然則換言之。卽靜娟不死於徐氏之逼婚。否則又不立卽身死。而必死於乃父之一言。則靜娟之自殺。爲控訴人教唆之情形。已躍然紙上矣。此控訴之無理由者二。(乙)之二謂自盡是否教唆所設之疑問。觀靜娟與控訴人書。曾有人言嘖嘖。無顏再見家人。其與告訴人書。至稱不認汝爲丈夫。與君同死等語。似靜娟早有死志。乃第一審舍此死者所遺之言證。而取郁阿美你死我死之供詞。况同舟者不僅郁阿美一人。何以聞此語者。僅郁阿美爲不服者三。然靜娟所致控訴人之言。乃求其允許婚約之書。所謂無顏再見家人者。以爲非與徐君結婚。無以自全之意。况靜娟之死。已與家人聚首者數日。因果關係。早已中斷。所致告訴人之書曰。十日之內。不認汝爲丈夫。繼謂與君同死。玩其語氣。惟恐事之不成。而促其從速進行之意。控訴人斷章取義。殊屬不解。至謂同舟人衆。何以聞斯語者。僅郁阿美一人。則天下之事。不能責人人以盡知。有知之而不言者。亦不能以多數人未知。而以少數人所知者。謂天下所必無之事。此控訴之無理由者三。(乙)之三謂控訴人有無教唆行爲之疑問。以教唆必有實行之認識。卽教唆之心素。然後有

教唆之體素。死字爲常人所不忌。不能謂出口教唆自殺。是心素已缺。又何有於體素。夫僅一死字。固不能爲教唆人意思。然曰今夜。曰你死。曰還是我死。是命其於一定時間內。而又以我死二字以逼迫之。自殺之決心。即由是而起。教唆者猶得免其責乎。此控訴之無理由者四。終則以郁阿美之供詞。由原檢察廳刑訊而來。不足爲據。以圖破毀原判。無論果有刑訊之事實與否。郁阿美既受刑訊。何以不即時告訴。而必遲之今日。以待辯護人之告發。况原檢察廳所傳證人。尙有莊張二人。均未受刑。並未控及此事乎。郁阿美既供在前。照試辦章程第六十二條之規定。不能變更事實。此控訴應予駁回者也。唯家庭懲戒。固有一定之範圍。而國家科刑。當按諸犯人之心術。本廳因之援新刑律第五十四條之規定。將原判所科主刑減一等處罰下判決。如主文。本案經同級檢察官徐沐三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三月四日宣告判決。審判長推事周衡。主任推事沈鴻。推事張懋績。書記官施澤臣。

### 關瑞麟夫人多爾致西國某女士書

嗟乎人生至此尙復何語。自來天津幸賴故鄉人慈惠愛護。纖弱得免鴟魂蝶夢。奄殢春殘。初冀圓缺或有定分。燕婉終成佳讖。而疇意閨闈慘變。竟令妹長作賚恨人哉。憶妾來中土年僅十六。穉齒纖軀。遠來異國。僅倚關郎葆此幸福。乃聞已有大婦在室。驚訝之懷庸能自慰。因是決歸故鄉。蒙阿舅贖金五百。并贈船票。當曩時妹苟訴諸法庭。所得庸止區區。徒念此生薄命。誤適狂且。一息未瞑。已多死趣。更復何求。而向人饒舌哉。遂在某律師處簽名於承認狀。以去行後。抵日本神戶。中水菓毒欲病者。屢旋接瑞麟來電。囑妹回滬。妹卽電覆有病。懇其卽來。自是電函往返者屢。乃決意返滬。然妹殊無長留中土之志也。蓋瑞麟株困。欲以釵珥助彼膏火。猶記吾二人被逐於阿舅時。同居津門。狀至可憫。公園消暑之車。資尙拮据。料理遑論。其他而所居之屋。西向納日。如倚洪爐。其所以安之如素者。將以助吾瑞麟。郎君終成生業而已。及妹從日本返滬。而瑞麟又有津門之行。妹聞此訊。驚魂幾絕。蓋鑒於前月寓况之苦也。然妹旋亦隨彼而去。自謂身已屬人。甘苦宜共。至今思之。淚痕成血矣。妹自抵中土。未嘗一日稍舒眉結。且去年得老母信。凡三妹之流連困苦。惟老母知之。

千九一一年妹欲歸國彼僮不許議遂終輟一念天涯白髮人未嘗不揮生我劬勞之淚也近瑞麟忽欲與前妻斷絕急去海上其結束若何妹不忍復述之自居津後曾數次欲返故鄉彼不但不許且反目相向並謂決不以船費相贈至其父所昇之五百美金亦半供彼賭博之耗彼甚且並拔簪珥以應之告訴無門自怨命薄遇此無良耳嗚呼身值此境尙復何言但彼現在縲絏懲儆之餘或能從此自克妹則痛鑒前轍有不能不與彼暫離者今期以一年倘邀天眷幸完破鏡不然生離之日卽死別之時矣妹多爾檢衽

### 杭州之反對公娼

杭州地方人士議在西湖附近旗下營（現已改爲模範馬路）設立公娼致公衆大爲注意一年以前亦有人擬在城站附近大開妓館一般公民大起反對遂爾作罷惟此次當局者謀畫已久已經租賃地皮甚多且開始興建房屋公衆始行覺察目下竭力反抗者已陸續而起杭州基督教會省教育會杭城六大會館領袖及著名紳士等均已呈訴當道反對此舉前數日朱將軍亦以正式公事反對故反對派之



勢力驟增。各華字報。初於此事。持冷靜態度。今亦參加於反對派之中。彼發起公娼之人。遭此公共之大爭。抗決難成功。恐將設法自退矣。

### 雲南士紳呈請取締集團公娼

昆明聯合會士紳張景棧等呈爲取消集團公娼文云。竊惟禮教者風俗之本。廉恥者人心之防。滇自集團一開。公娼盛行。雖以取快於一時。而導我士女入於寡廉鮮恥。陷我青年貽害終身者。誠罄竹難書。雖政府不時取締。而啓家庭離婚之漸。釀社會淫靡之風。莫不皆基於此。夫集團公娼。在交通開放之地。商賈輻輳之區。誠不能禁其不有。然我滇自開商埠。商業未見發達。風俗壞於極點。揆諸警廳取締之初心。亦不料流弊所至。竟使人傾家蕩產。絕嗣滅種。如斯之極也。夫設集團之意。原欲禁絕私娼。使人有所儆惕。乃自此風一開。私娼反形其多者。誠以無識婦女。一覩集團諸娼衣服之美麗。金玉之炫耀。遂生其歆羨之心。竟不知夫婦爲何物。廉恥爲何事。今日請願入集團者。有之。明日離婚入集團者。有之。勢必將易文明之邦。爲禽獸之族。是誰倡之。而誰和之。此本會百思不解其故也。紳等目擊心傷。陷入勾魂帳中。一



般。弱。女。盡。爲。無。主。落。花。懇。請。先。行。取。消。集。園。妓。女。由。警。廳。定。價。擇。聘。務。使。根。株。盡。絕。然。後。嚴。辦。調。台。庶。澆。漓。之。風。或。可。稍。有。轉。移。云。

### 長春請設妓女診療所

長春公民孫吉山等。因長埠妓館林立。而妓女診療所一項。尙付闕如。實屬有碍衛生。擬自行籌款組織一切。以便妓女診療。而資衛生等情。稟請縣署立案。茲聞縣署批示。查設立花柳診療所。泰西文明各國。久已通行。自應舉辦。惟此項最關係學問。非有專門醫學。不能率行舉辦。爾係何國何校畢業。應將文憑呈驗。並擬具試辦簡章。呈候核奪云。

### 鎮江創辦驗妓所

鎮江中西醫院院長余殿祺醫員黃瑞卿吳煥臣等。以南京秦淮河一帶及下關兩處妓館。日見繁盛。擬在甯垣創辦一驗妓所。凡經所中驗明無毒之妓。方准營業。否則勒令停業就醫。俾免毒種流傳。有害商旅。已自籌資本赴甯擇地開辦矣。

### 重慶警廳取締戲園之風流令

照得戲曲一端源流有素補助教育鼓吹文明藉優孟之衣冠傳古人之韻事果能引商刻羽激濁揚清慕忠孝之性情改良風俗演游俠之肝膽喚醒國魂斯固社會所歡迎抑亦本廳所嘉予爾乃淫聲浪態描寫偏工敗俗傷風形容盡致於是青樓蕩婦白袷少年蟻聚蠅鑽蜂狂蝶醉偶流連於戲曲遂昏亂夫神經執扇乍開笑靨低展羅巾潛遞美目輕挑趁豈蔻之初胎鴛盟暗訂執芍藥而遙贈蝶夢同酣博得若個消魂竟落這般色相趨勢如此良用慨然至於該園執事受雇主人既受金錢之利益當盡維持之責任乃有稠人廣坐乘機投瑕借餽贈以爲名情同導線得因緣而遞信跡類傳槍撩雨撥雲使盡鬼蜮伎倆儉香竊玉偏同盜賊行藏法既具夫三尺罪當加予一等况夫男女有別出入宜分寶馬香車門外已無隙地花光人影街前詎可攢觀乃有輕薄兒郎風魔浪子呼朋引類似野鹿之偵人結隊成羣同獵犬之逐臭磨之復來逐之不去日灼灼似賊語啾啾如鬼饑涎欲滴私評燕瘦環肥延頸爲勞競說桃夭李艷不是武陵源中洞口偏來漁父欲效臨邛道上琴心漫引文君搖唇鼓舌發無限之幽情弄眼擠眉現許多之狂態因此一番浪蕩遂演出無

限。風。波。靚。茲。現。象。能。勿。疾。首。以。上。諸。端。均。宜。嚴。禁。倘。敢。故。犯。定。予。重。懲。本。廳。長。職。司。正。俗。責。有。專。歸。我。國。民。勉。爲。良。善。勿。遺。後。悔。從。此。改。轍。易。紘。譜。昇。平。之。雅。調。歸。真。返。璞。還。太。古。之。休。風。其。各。凜。遵。實。有。厚。望。特。此。告。誡。切。勿。故。違。此。令。云。云。

### 彙紀民國官場之豔史

#### 縣知事姦拐民婦

汕頭玉華縣溫前知事天民在任時。僱張占林妻巫氏服役。爲日既久。遂與有私。自是溫遂舍舊圖新。逐舊妻而戀巫氏。邑中人言嘖嘖。張占林迫於官勢。莫可如何。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溫交卸回省。授意廚役梁浩。將巫氏及其五歲兒亞森一併拐逃。行至龍川地方。爲游擊隊鄭仁春所見。知爲拐逃之人。當卽搜查轎內。有溫天民護照一紙。文曰梁浩攜眷回鄉行李一肩。鄭當卽攔回。至三堆齊陳親戚家。不霎時間。又被溫使人誘拐而去。現張占林已呈報行政廳及電控省垣矣。

#### 軍務司參議娶妓爲妾

夏道南者。湖北蒲圻人也。在前清時無聲無臭。因爭鐵路商辦。由日本回國。頗盡其

口舌之勞。社會亦甚歡迎。未幾仍往日本求學。所有餽送程儀。堅不承受。各界於是大爲器重。迨武昌起義。又復回國。不似從前廉隅自矢。先充軍務司參議。卽隱匿鉅款。在漢口廣置地皮。兼購妓女。萬翠蓮爲妾。罔恤人言。名譽大壞。黎副總統段總長在鄂。並未深究。迨段都督芝貴莅任時。以夏與日本商人定買飛行艇。兩次試驗。均不能用。實屬虛耗國帑。當將夏傳至府。責其經手退還。或修理。夏則推卸。不得已發交副官處。看管一月之久。夏又懇求京中某大老說情。一面將定買條約。及交款憑單。逐一呈出。當經段都督調卷相符。以機件已同廢物。疏忽之咎。本無可辭。姑念尙無吞匿情事。卽行釋放。

### 知事納妾被騙

四川新甯縣知事徐少和。於去歲九月到任視事。妻在原籍未來。本年四月中旬。將縣屬梅家坳劉鑑堂之三女。費去銀七十兩。娶以爲妾。該女於新婚之夕。向知事云。家中並未得銀。徐聞駭異。次日卽將女家之媒看管。追繳原銀云。

### 某科員與警署長之醋海波

吉安府屬某縣第一科員某君。登徒子也。曾充警廳寫生。及某監獄之看守夫。自去歲國軍入城時。夤緣得充現職。措大發迹。宦興極濃。下馬到任。卽與縣署左側前清差總李某之妾某氏。結不解緣。兩情款洽。極盡綢繆。每晚魚更二躍。卽邀集署中會計收發庶務及某某二紳。往李氏家作葉子戲。夜以繼日。習慣成例。不料樂極悲生。禍來天外。某晚正在一萬八索之際。忽聽門口一片聲。大呼拿賭拿賭。叫喊不絕。某科員等驚惶萬分。莫辨誰何。急忙從後門遁出。逃回署內。不敢聲張。直至翌日派人探聽一切。始悉該縣警署長。故意藉拿賭爲名。冲散各人。以便實行其暗渡陳倉之計。（蓋某警署長先與李氏姘識。有白頭之約。特假託捉賭。下逐客之令。）某探聞此耗後。無名火高至三千丈。顧又礙於官體。不便發作。只好忍聲吞氣。隱恨而已。適某日縣自治會。因奉令取銷。特設筵邀請知事科員警署等到會飲宴。某科員與警署長二人。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始終未交一言。席散後。仍由舊路返署。剛行至署前。適李氏淡裝鵲立於小坪之間。復嬌聲向某科員曰。（老爺吃醉酒麼。我這裏預備有荸薺呢。）某警署長驟聞此語。以爲李氏竟有厚薄之分。不覺怒氣填胸。按捺不下。



亟向前抓住某科員衣領。拳足齊下。某科員亦因一肚悶氣。無從發洩。遂亦忘其所。以卽返身與警務長拚命相持。扭結一團。在地下翻來覆去。實演九更天之滾釘板。往來聚觀者。人山人海。惟見兩方均官場中人。只好遠遠呆望。不敢向前排解。後幸知事某君。聞信跑出署前。大聲喝斥。二人始鬆手。一溜烟跑回署內而去。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遠近傳播。莫不資爲笑柄。有好事者。特編成五言四句以嘲之曰。科員同警長。爭風打醋缸。滿身泥帶水。一對落雞湯。此真民國官場中絕有僅無之怪現象也。

王克琴有官太太之希望

漢口怡園女伶王克琴。早已馳聲南北。凡屬顧曲周郎。靡不嘖嘖稱羨。前清直督楊士驥極賞識之。常讚曰。生子當如袁。口口娶妻當如王。克琴卽此可見其聲價矣。前王伶在南京。曾有嫁張某作妾之信。詎事不果成。茲忽於日前自投漢口警察廳。訴請收留擇配。自願以私蓄四千金給養母作贖身價。該廳當將王伶收留。異常優待。據官中聲言。長江某某使署。曾有電來囑託。並囑克琴稍安勿躁。不日卽來漢迎娶。

云云。又有謂克琴非嫁張某。乃嫁鄂省某當道。然則何爲。自投警廳聲張耶。按克琴最爲名士易實甫所崇拜。樊樊山所推許。至目之爲琴夫人。作歌美之。作詩紀之。不一而足。有見者謂其人雖非當今絕色。然一舉一動。頗有翩翩風致。超脫無俗氣。亦一時之上驕也。惟據其僕嫗云。已有藁砧多年。故雖如易實甫之傾倒。願低首石榴裙下。亦無絲毫之希望。嗟乎。羅敷有夫。悵齊王之福薄。綠珠得婿。笑孫秀之緣慳。燕北佳人。江南尤物。非若章台之柳。吳苑之花。可以隨人攀折也。或又云生子當如袁二。句頗不謂然。當改爲生子當如王湘綺。以其有名而又壽也。娶妻願得王克琴。以其艷而不俗也。則得之矣。

#### 收捐委員強佔民女之涉訟

蘇州閭門外有現在某廳署收捐處充當委員之江某。性極佻健。素喜沾花惹草。又復夜郎自大。動輒將一般苦力小民拘辦。以故江老爺之大名。凡僥動社會中。無不知之。江向與胥門外由斯弄顧氏女郎有秘密交涉。因在新民橋附近另營金屋。以藏阿嬌。已非一日。女父母雖非所願。因憚於江之威勢。無如之何。近因女出閣期迫。

女母乃勸江將女釋歸。俾了向平之願。江不允。女母無法。祇得率衆前往。將一對野鴛鴦雙雙捉獲。解至閩胥盤區警署。由署長董士珍諭令管押。於次日一併解廳候司法科訊辦。

### 女公子權時侑酒

前清候補知縣某。需次江右。常有差委。稍稍積得黃白物。都爲改革以後。坐食罄盡。現在家口衆多。景况太難。不得不作破釜沉舟之計。爰將身下住屋。典質一千餘金。擬作運動費。而又託某重要人物。爲之吹噓。某日特在家盛設筵席。柬請赴宴。席次並令其年甫二八之掌上珠。出而把盞。女公子既奉嚴命。遂輕移蓮步。向前慇懃敬酒。玉手調羹。某大老流連顧盼。頗爲心醉。遂極口應允。代爲斡旋。

### 團長失去姨太太

川省第二師方團長。于五月命護兵吳春雲。自由流井護送姨太太回安徽原籍。十五號抵渝。住優勝旅館。姨太太自言娘家姓萬。住在十八梯。要歸家省親。護兵隨交萬姓。並衣物金飾軍票各件。次日往看。姨太太及萬姓。均杳如黃鶴。只有一看房者。

張樹凡云已到磁器口。不日當即回來。該護兵當將張扯控警廳轉送檢察廳訊究。

巡查員強劫民女

江西軍務部總務科巡查員謝光榮。見陽邏陳姓女。年甫十四。姿態動人。倩人向之求婚。女家不允。乃思得一計。聲言陳女已下鏡台之聘。不能再字他人。一面備衣飾數事。送至女宅。將強委禽焉。後經彼處某紳理論。既納聘金。有無媒證。陳無言對答。抱憤而歸。逾數日。乃糾合走卒十餘人。負刀荷槍。往陳家搶親。幸女已外出得免。乃將其家八歲小兒搶去。並聲言以女易兒。始可無虞。事後。陳姓赴總監察處。呈控請爲澈究。

### 半推半就之內閣總理

徐世昌自就內閣總理後。適大總統延請各界要人。赴三海看牡丹。善謔者爲作滑稽評語云。半推半就之徐東海。至於今日。乃魂銷真個矣。兩朝元老。相國家風。已極千古之榮。而况正在露滴牡丹開時候。耶。三海賞牡丹。此正足爲徐相國一絕大紀念也。

蘇警廳委員姦佔民女詳情

蘇州警察廳收捐處。助理員江瑞書。卽江老五。姦佔胥門外由斯弄。顧祥霄之女顧翠英。被其母捉獲。送區解廳究辦等情。茲悉江老五本與顧祥霄誼訂金蘭。素有通家之好。翠英爲其譜姪女。故往來向不避面。不料江人面獸心。先與顧妻有染。嗣復得隴望蜀。將其女誘引爲姦。在閘馬路新民橋附近。另營金屋。雙雙同居。明目張胆。毫無顧忌。是時江適由其戚瑞翁。（瑞翁不知爲何許人。惟聞江平素對人。輒口稱瑞翁。瑞翁不置。或云姓韓。）介紹入警廳。充當馬路工程局收捐員。（今春工程局取銷。併隸廳署總務科。江遂改充今職。）聲勢赫奕一時。故女族雖有聞知。亦不敢顧問。惟該女前年已訂婚閔氏。近因迎娶有期。乃經女母及女祖母偕往江處。求其將女釋回。前事概置不問。詎江戀姦情熱。堅執不允。爭鬧之下。被江乘手。將老祖母頭上打一大塊。女亦連批乃母之頰。致隣里同抱不平。愆愆顧氏動手。將一對野鴛鴦捉獲。解送警廳管押。江與女乃又同服自來火頭。希圖畢命。當爲孫廳長所悉。立將江助理員差使撤去。連女一併送交吳縣。按律懲辦。到縣後。江仍託人保出。限三



日交案。昨已滿限。由縣署出票拘提。據稱已赴滬依其瑞翁去矣。惟該女則尙在押所。現聞顧氏情深舐犢。竟欲領回自行管束。惟案關刑事。不知能起伏自由否。江老五又兼充商團第五部部長。各團員以其有玷名譽。即日開會取銷其部長云。

### 彙志民國女界之趣談

#### 黃淑貞不認自由訂婚之訴訟

鮑德鈞投上海地方審判廳訴黃查氏賴婚一案。由民庭長謝健審理。先由原告輔佐人巢堃律師陳述此案。係屬人事訴訟。應請檢察官蒞庭。承審官答以現已蒞庭。不必再事請求。遂由巢律師將本案事實陳述一遍。主張婚姻成立。其理由有二。(一)有婚帖。即黃淑貞八字一張。并其親筆婚據一紙。(二)有媒人。即蔣某。並云被告黃淑貞不守婦道。私自捲逃等事。繼由被告代理人朱毓珍律師起駁。(一)婚帖誠足爲婚姻成立之證據。然必須有雙方之關係。交換正式婚帖始爲訂婚。今本案原告並無正式婚帖與被告。被告父母亦無正式婚帖與原告。僅憑一紙八字及黃淑貞單面勒寫之筆據。不能承認爲正式婚姻。(二)媒人。媒人亦有雙方之關係。斷無僅有原告

一。方。媒。人。而。無。被。告。一。方。媒。人。可。得。成。為。婚。姻。者。被。告。媒。人。為。誰。請。原。告。舉。其。姓。名。  
巢。律。師。起。述。中。國。習。慣。八。字。即。為。婚。帖。况。又。有。黃。淑。貞。親。筆。之。婚。據。自。可。作。證。朱。律。  
師。起。駁。八。字。自。為。八。字。婚。帖。自。為。婚。帖。不。能。混。同。照。中。國。習。慣。婚。帖。必。須。尊。親。屬。出。  
名。今。此。次。筆。據。並。非。黃。淑。貞。之。父。母。所。為。不。能。認。為。正。式。婚。帖。巢。律。師。起。述。被。告。黃。  
淑。貞。係。自。由。結。婚。故。由。本。人。具。名。朱。律。師。起。駁。自。由。結。婚。亦。必。有。一。定。之。方。式。一。必。  
須。有。主。婚。人。二。必。須。有。公。證。人。今。此。項。婚。據。無。主。婚。無。公。證。即。以。自。由。結。婚。論。亦。不。  
成。為。正。式。並。證。明。此。次。婚。據。確。係。出。於。脅。迫。非。出。於。被。告。黃。淑。貞。本。人。之。意。思。一。凡。  
合。意。之。契。約。必。須。雙。方。今。此。次。婚。據。僅。出。於。被。告。一。面。單。獨。之。行。為。其。為。脅。迫。而。成。  
之。確。證。一。凡。契。約。多。數。以。簽。字。為。準。今。此。次。婚。據。獨。捺。指。印。中。國。習。慣。捺。指。印。者。惟。  
罪。犯。之。供。詞。奴。隸。之。賣。契。上。有。之。婚。帖。而。捺。指。印。從。來。未。見。况。被。告。黃。淑。貞。係。女。學。  
生。非。不。能。簽。字。之。人。而。令。捺。指。是。足。為。脅。迫。而。成。之。確。證。二。巢。律。師。起。述。本。案。係。屬。  
人。事。訴。訟。脅。迫。則。入。於。刑。事。範。圍。不。應。在。民。庭。上。主。張。指。為。被。告。律。師。之。違。法。朱。律。  
師。起。駁。民。法。上。有。不。法。行。為。脅。迫。即。不。法。行。為。之。一。今。原。告。律。師。誤。認。脅。迫。為。刑。事。

實屬不知法律。因即引日本民法第七百八十五條爲參照。主張婚姻之取消。遂由承審官決定爲裁判上之離婚。巢律師又問對此決定。得爲抗告與否。承審官答以判決書卽下。不必抗告。可以控告爲救濟方法。巢律師又請求損害賠償。朱律師亦請求損害賠償。承審官以兩無證明。均難承認。案遂結。又一說云。鮑德均在法工部局打字爲業。在上海地方審判廳。狀訴黃查氏匿女反誣等情。由廳傳到原被并所延律師到庭陳述。原告自供宣統二年七月。因看三巡會與查氏之女淑貞認識。民國元年二月三十日。由淑貞親立婚據。自由與我結婚。嗣因淑貞不守婦道。而被告查氏。反以誘佔逼婚等情。先在檢察廳呈訴。隨由原告律師巢莖主張請求離婚。追還被告戴出金銀首飾。賠償原告名譽。被告律師朱毓珍言。自由結婚本國尙未十分通行。且婚據印蓋箕斗。顯係出於脅迫。照習慣應當雙方契帖。方能有效。婚姻不能成立。兩律師爭執甚厲。歷二小時之久。後由民庭長謝健諭言。案中確無正式婚姻之實據。因來者亦非正道。所以如斯結果。協議離婚。兩方飾物。均可不必計較云。

### 星期日張園之女學生

有署名若華者。投稿某報云。星期日午後二時。隨老母偕弱弟。赴滬北之張氏園觀馬劇。至則四座皆滿。釵光鬢影。又以女兒爲衆蓋。好遊之心。人所同具。况新共和國之女界。尤不得不表示其自由。于衆惟余之欲進。忠告意亦有在旁。余坐者爲三四女學生。年方花信。目架金絲眼鏡。脚著革履。腰圍長裙。頗具文明態度。而冰姿玉立。則又若神聖不可侵犯者。女學生前列西裝少年。二時一回顧。余初訝其相識者。亦不之怪。繼見二少年。頻以目逆。諸女生口操鄙俚之英語。乃知此特浮滑少年耳。余欲觀女學界之冰操。遂以目矚諸女生。誰知既無慍色。反現歡容。抑若吾貌之足以動人。余心乃大感。謂今日之女界。豈仍供男子之玩物。而恬不知恥耶。未幾清脆可聽之西語。忽發自諸女生口。聆其言。則卽答兩少年之調侃。辭余無以耐。乃促母弟去。蓋劇既將告終。更不願復睹此怪現狀也。離劇場散步于綠蕪青草間。一吸新鮮空氣。而適逢中法之紀念會。衆賓雜沓。園中售茶。盛于曩時。于是覓得竹椅一。置柳陰下。與母弟作小憩。坐甫定。見數時裝女生。與少年四五。素手相攜。余猶謂此或新婚夫婦。故愛情若是之篤。及珊珊至我座前。則知卽劇場中之所見。乃語我母曰。中



國萌芽時代之女學。學生乃不自重。若此亦安足怪。舊學究之痛。詆女界亦何以昌。明女學生之不知恥。我女界之羞也。我女界之仇也。我願我女學界之不是人。若也。我又願是人之痛。改前愆也。敬書此爲女學界告也。

### 悍婦凌辱教員

汕頭海陽龍喉鄉悍婦陳某氏。因其子在學堂。與同學學生口角打架。被教習陳某懲責。氏子歸家。訴諸其母。婦大發雌威。立即挾棍趕進學校。將陳教習擒倒毆打。並施以小便。始悻悻而去。紳士聞其事。懼釀事端。即具紅彩登門謝罪。陳教習亦願和平了事。乃婦復至校外喧嚷。謂如敢收受。定不干休。陳大懼。立將紅彩璧回。並將衣物收拾返里。不敢逗遛云。

### 錯配姻緣

華陽大林場附近汪陳兩姓之子。某日完姻。兩姓彩輿行至中途。轎夫互爭上下行走。竟至用武。經路人排解。始各抬彩轎而返。詎知盛怒不察。各將彩轎抬錯。當晚竟未窺出。天明汪家新娘見妝奩不同。始行追究。兩造各執一詞。和事者出而調停之。



以將錯就錯爲解決。並以妝奩互換。餘均不必聲張。乃兩造均不允可。卽赴地方廳訴訟。誠奇聞也。

### 娘子軍大起風波

嘉與北門內下塘街周張氏。素有癡婆子之名。平日喜談閨闈。每以無稽猥語加人。致左右鄰居。謝絕往還。遠鄰葉姓女。茹素不嫁。年近三旬。收有女弟子文蓮。亦茹素誦經。不與世事。周張氏近忽告人以女弟子文蓮誘引男人。作種種不規則之行爲。文蓮聞信甚怒。以無端污衊。心實不甘。突於某日偵知周處有可乘之隙。逕往周宅衝破祕密機關。致兩方面頓起衝突。扭作一團。打至街中。文蓮年輕力大。周氏不敵。被掌頰二十餘下。其聲清越異常。鄰居及路人聚觀者何止百數十人。當時兩造暫行解散。次日上午。其葉氏女帶同文蓮。復與問罪之師。兩造又互扭街中。再行鬥毆。旁觀以此次再行登門尋衅。未免過分。頗有不平之言。嗣經周氏鳴警。帶同兩造。押送第一派出所訊問。吳所員以事關婦人名譽。未便遽下斷詞。轉送事務所。經孔所長勸令兩造各安本分。不必作此無意識之舉動。兩造遵斷而退。噫。侮人必自侮。然

後人侮之。其周氏之謂歟。

### 和尚有妻做原告

上海西門外打鐵浜蓮池菴成立。業已多年。本年因爭奪該菴產業。有周陳氏自稱係已故該菴僧人仁法之妻。訴該菴葛陳氏于法庭。後又有法空和尚參加訴訟。曾奉地方審判廳開庭審理。六月十八號續審之期。原告律師未到。被告律師秦聯奎。參加人律師沈豫善同時出庭。先由秦律師主張和尚不能娶妻。周陳氏無原告資格。沈律師贊成之。于是由秦沈兩律師互相辯論良久。奉董推事宣示調查報告後。旋即宣告辯論終結。候送達判詞。

### 粵省良家婦之密賣淫

粵警廳通告云。照得維持風俗。爲警察行政要務。粵省自政體改革以來。一般無知婦女。誤解平等自由之說。靚妝艷服。招搖過市。或在酒樓。或在旅館。公然陪飲陪宿。以致此等地點。幾爲私娼陳列所撮合場。明目張膽。寡廉鮮恥。恬不爲怪。其尤可惡者。有等酒樓旅館夥伴。專爲私娼媒介。以圖分利。甚至引誘良家婦女。來往其間。演

出種種怪劇。故昔之密賣淫。則流娼與良家婦女參半。今之密賣淫。則流娼少而良家婦女居多。涓涓不塞。流爲江河。青青不絕。將尋斧柯。長此不禁。風俗何堪設想。孰無妻女。言之可爲寒心。本廳於此等酒樓旅館。何處藏垢納污。現經調查詳確。本應一律拘究。姑念事關名譽資本。從寬冀其悔悟。須知賣姦買姦。及媒合容止。在道德既留污點。在法律更有明條。一經發覺。萬無寬縱之理。經此次通告之後。各酒樓旅館。及在該處食宿者。務須遵守後開各條。如有故犯。定卽分別逮捕訊究。或予以停業歇業之處分。除行區及派探。並准和惠公司稽查員。隨時嚴密報區查緝外。特此布告。

第一條。凡在核准開設娼寮花筵地點外。所有酒樓旅館。非正當眷屬。無論已否領牌。不得男女同食同宿。

第二條。凡在酒樓飲食。如確係眷屬。須同來同去。不得由女子先在該處開茶候客。及種種輕薄舉動。

第三條。學界寄宿舍。仍照原訂取締章程。不准女客留宿。至普通旅館。非正當眷屬。不得同住一房。

第四條。各種旅館。凡男女住宿。須遵照定章。於到棧時。將姓名來歷。房位號數等項。登記號簿。以備稽查。

第五條。凡在酒樓旅館。男女同食同宿者。該司事及夥伴。如見其有不

規則行爲。或認爲非正當眷屬。得拒絕之。如有不服。應報由本管警區辦理。第六條。酒樓旅館。各夥伴如有代私娼作媒合者。該司事應制止之。第七條。本官警區人員。對於酒樓旅館。有隨時稽查之權。該司事及夥伴。或食宿各客。不得抗拒。第八條。酒樓旅館。遇有警員到查。不得用暗號通報。致令湮沒證據。其男女各客。應在原廳原房。靜候查詢。不得潛往別廳別房。第九條。花捐稽查員。在酒樓旅館。如查有私娼陪飲陪宿。得報請本管警區辦理。但不得直接干涉。及指揮崗警。如有任意誣捏。仍受處分。第十條。凡在酒樓旅館發覺私娼與男女同食同宿者。該司事及夥伴。如知情故庇。或代爲媒合。輕則拘留罰金。重則勒令停業歇業。

### 一千餘妓女之羣芳大會

滬上一般喪心病狂之輩。不顧衛生。不顧道德。意欲夜間集妓於夜花園中。作從來未有之敗壞風化之事。其通告云。定於陰歷六月初八夜。假坐愚園路西。憶定盤路。新華園。召集羣芳大會。有妓一千人到會。誠大觀也。是晚除該園原有本社藝術。五彩影戲。林步青灘簧。中外烟火之外。另添中外琴歌。及各種新奇遊戲。以娛來賓。凡

持本社優待券入場者。減收半價。該園所贈之優待遊券。是夕無效。廣寒踏月。天上卽是人間。仙女散花。賞心于以悅目。海上走馬諸公。幸勿失之交臂云云。寓滬各紳商知之。以其有礙風俗。由領袖周君等呈楊道尹各官廳文云。呈爲風化淪亡。請求維持事。竊天下至惡極酷。忍心害理之行爲。孰有如敗壞風化一事哉。夫敗壞風化。不特國際法之厲禁。亦國法所厲禁。不特各國之法所厲禁。我國向亦以敗壞風化。爲絕對厲禁之不法行爲。由部通飭各省長官吏。隨時查禁。以維社會而杜姦風。上海一埠。人類混雜之區。無恥男女。喪心病狂。每至夏間。往往託外人之出面。開設夜花園。通宵達旦。男女混雜。敗壞風化。莫此爲甚。浮蕩少年。迷於遊戲。罔識利害。閨閣婦女。一時惑於奸婆之誘引。入其彀中。敗名失節。如油湯汚衣。而終身莫洗。前清滬道對於此舉。不啻三令五申。故若輩祇在租界之內。施其傷心害人。自民國成立以來。三年於茲。蓋此項不道德之行爲。未有盛於今日者。如滬西憶定盤路一帶。明明爲我完全華界之地。乃設有夜花園。一月餘矣。連日發生姦盜淫亂。凡不容於社會之事。據報章所載。無日靡有。最奇者。近閱小報所載。有品花社名目。定於陰歷



初八夜。在新華園集妓。舉行羣芳大會。自上海開埠以來。未有此之荒謬絕倫之舉。貴道尹下車以來。維持地方秩序。正斥人心。不遺餘力。中外士民。同深感佩。是用不揣冒昧。請求迅賜飭查。嚴行取締。以維風化而保治安。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實爲公便。道尹據呈後。密飭上海縣知事。會審公廨。略謂近悉有不肖痞棍。與鴇婦龜奴。合組品花社名目。定於陰歷六月初八夜。假座愚園路西憶定盤路新華園。召集羣芳大會。有妓女一千餘人。並演男女新劇等情。傷風敗俗。莫此爲甚。着卽密查該無賴之姓名。設法拘究。

#### 吳維翹女士結婚要求之諧談

前國務總理唐紹儀君。於民國元年。與吳維翹女士結婚。女士爲吳滌孫君之女公子。中西女塾之高材生也。偉人配才女。老夫得少婦。其樂可想。惟據大陸報載。有女士要求唐君之條件。一不准置妾。二剃去鬚鬚。三給與相當之財產。謔者謂此事必係傳聞之訛。如果屬實。竊以爲第一第三兩條件。固甚正當。而第二條殊少明確之理由。方今歐化東漸。吾國婦女。相率從風。然歐洲男子。多少年蓄鬚。婦女亦樂有其

夫之美髻。况唐君年已垂老。無鬚人必譏爲太監。唐君又爲民國偉人。無鬚不足以壯觀瞻。意者女士妙齡未諳鬚髮之佳處耳。古人言閨房之樂。甚於畫眉。所謂甚者。何蓋捋鬚也。撫摩撚弄。既足以增進愛情。粉頰相偎。又足以充當刷帚。且鬚之黑白。關係人體之榮枯。若唐君既婚之後。私背條件。又修外好。則精神耗費。女士可於其鬚覘之。如華氏表之察寒溫不爽。累黍唐君不能諱飾也。故爲女士計。宜取消第二條件。矜全唐君幾莖之鬚。子在唐君不失身體自由。而女士亦足示雅量於全國也。忠告之言。未識芳心。以爲何如。

戲擬張別古小姐致章太炎書

太炎先生偉席閱先生求婚廣告人多難之。妾獨不揣敢効毛遂之自薦。先生其納我乎。妾本大家閨秀。先君爲前清嘉慶朝文華殿大學士。妾幼處深閨。習知古訓。內則之篇。列女之傳。皆能背誦。如流。間或提筆爲文。輒洋洋千萬言。鎔經鑄史。博奧淵衍。時下名士讀之。皆驚而却走。妾私願得當世大文豪而事之。雖死無憾。然以擇婿苛。至今猶未字也。鄉人之忌妾者。從而造作蜚語。謂妾貌奇醜。妾嘗引鏡自照。覺色

雖黃而有光。面雖麻而疎朗。皮雖縐而紋不長。唇雖闕而露口香。體雖矮而如美人。之產東洋。足雖跛而猶能勉強。以登床踞齒一笑。百態千腔。雖古之無鹽。不能比其美。卽以先生之丰儀。並坐而比照之。恐亦未易分優劣也。先生文名滿天下。妾久作侍奉箕帚之想。今何幸得好機會。從容自薦於先生。古人云。修到今生才子婦。不嫌消瘦似梅花。妾苟得侍君子。敢不服勞盡瘁。舉凡燒飯縫衣掃地拂桌鋪床疊被洗痰盂倒夜壺諸事。皆爲妾應盡之職務。其他勞役亦無不奉命惟謹。先生於是勿憂乾綱之不振也。至時下習氣。妾實未嘗沾染。絲毫邇來時髦女子。動輒爲駭人聽聞之舉。妾實非之。彼以爲男女宜平權。妾以爲夫猶天也。彼方要求參政。妾以爲外言不入於閨。妾行年八十餘。誓不再染習氣。嫁先生後。當謹守深閨。除事夫服役外。以看經念佛爲功課。先生夙精佛學。且必有以教我。也。紙短情長。欲言不盡。附呈小影一幀。惟愛我者珍。而玩之。妾張別古檢衽上言。

戲擬妓女致遊兵書

花將軍麾下。妾聞之女爲悅已者。容將軍之愛妾至矣。羸膝履躄。不辭風雨。昏暮叩

妾之門戶。斬關而入。履聲橐橐。達於窗外。掀簾而進。抱妾于膝。撫循備至。口不煩喂。鬚不勞刺。妾自有生以來。受人摯愛。未有若此之甚者也。然妾殊不以爲榮。反覺其辱。此非妾之性情乖僻異衆也。凡操妾業者。莫不具此心理也。夫紈袴公子。殷商大賈。開筵張樂。千金買笑。固爲妾等所歡迎。若將軍則身列戎行。月餉不過數金。自給不暇。焉能冶遊。大腹便便。而囊空如洗。妾縱欲歡迎。奈纏頭何。將軍不知自愧。反倚勢逞雄。恣意相逼。稍有弗愜。怒吼如雷。翻檯毀器。凶燄不可嚮邇。當此之時。妾心魂俱碎。哭泣不能。滿院龜頭。剝落喪氣。束手待命。幸而憲兵踵至。解紛排難。將軍威怒頓息。衣帶不及整。刀劍不及佩。踉蹌而遁。並不待妾之歡送。何其來之暴而去之驟也。泊乎翌日。乃知憲兵無情。將軍被逮。禁錮於鐵窗。呻吟于箠楚。回思昨宵偎花貼柳之濃情。將軍能毋爽然。卽賤妾亦何以爲情。嗚呼。楚歌四面。項羽所以身亡。將軍不向陽關殺敵。爲妾覓封侯。而調笑酒家。自投羅網。宜其一困垓下而莫之救也。將軍固愛妾甚。妾安能默默。唯有忠告將軍。此後當潔身自愛。毋蹈前轍。將軍幸甚。賤妾幸甚。

### 少婦脫褲搜烟之趣談

某檢察官至某居民家查烟。既獲烟土十餘隻烟膏數缸矣。復勒令某少婦解衣搜檢。少婦立即脫褲。聽憑查看。檢察官以爲有意污辱。特請審判廳判罰六百元。說者謂檢察官淘氣太甚矣。夫官名檢察。無所不察者也。少婦肯脫褲。而檢察官不肯細加察看。是爲不盡職。曲在檢察官。若謂少婦之褲以內。非檢察範圍。則先何以令少婦解衣。解衣云者。固包括脫褲而言之也。若檢察官不欲少婦脫褲。則宜於解衣令下加以但書曰。汝速解衣。但勿脫褲。乃可。僅言解衣而少婦脫褲。正少婦之確遵命令爲可嘉。豈可反責以污辱。若謂婦女裸體相向爲污辱。則檢察官家中。亦有污辱之者矣。何以不之罰而獨罰少婦。若謂目覩下體爲污辱。則上海之檢察官。且嘗親驗王耕餘之下體矣。何不以爲辱。而獨某檢察官以爲辱。嗚呼。檢察官休矣。度彼之意。或因少婦脫褲之時。不無憤憤之色。巾巾之詈。遂以爲藐視檢察官之尊嚴耳。然則強迫少婦。當衆脫褲。爲何等事。少婦羞憤而詈。亦情之常。何足怪。少婦不以耳光相敬。而僅以雅詈相加。猶是檢察官之幸耳。且所須乎解衣搜檢者。欲得證據耳。若



某檢察官。則證據已得。而故故令少婦解衣。是何居心。宜乎某律師斥之曰。自取其辱也。嗚呼。某處有檢察官。而少婦之褲危矣。不脫則違命。脫則受罰。夫檢察官。要物也。褲亦要物也。二者不可得兼。無甯留褲而去檢察官。

戲擬關瑞麟棄妻再娶案上訴呈文

再娶案被告人關瑞麟。爲陳絢雲控告棄妻再娶一案。對於會審公廳援據新刑律第二百九十一條條文。宣布堂諭。判定被告五等有期徒刑。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事。謹照第五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依法上訴。並照法定上訴狀之方式。填寫各項計：(一)原審判廳。上海租界會審公廳。(二)原審判廳之決定。原審判廳中美會審官。宣佈堂諭。判決本案被告人爲有罪。受五等有期徒刑等語。(三)不服之理由。本案被告人游學美洲。潔身自好。旋以內顧無人。原告陳絢雲有不能隨赴美洲。侍奉枕席。不得已。娶美婦濤爾雪濤爲室。祇令摺疊衾褥。並未顛倒鸞鳳。陳絢雲不察實情。挾嫌誣告。原審判官偏聽原告一面之辭。卽行開審。並援引不適用之新刑律第二百九十一條。有配偶而重爲婚姻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將依此定斷。經

被告聲明。被告與美婦濤爾雪濤結婚之時。新刑律尙未頒布。查暫行新刑律第一章第一條。本律於凡犯罪在本律頒行以後者適用之。據此。則新刑律對於本案。當然不適用。已無疑義。乃原審判官宣佈堂諭。謂被告在美重婚。雖在新刑律未頒以前。而犯罪行爲。實繼續於新律既頒之後。合依第二百九十一條條文處斷。酌減四等一等。判定五等有期徒刑。定爲刑期八十天。被告得悉之下。不勝駭異。今試問原審判官所云犯罪行爲四字。作何解釋。查被告與美婦濤爾雪濤結婚地點。遠在美洲。結婚時期。并結婚以後。原審判官均在上海。並未至被告洞房內外。任看更之責。被告犯罪行爲。原審判官何從得知。并何從知其繼續。試問繼續之證據安在。原審判官能指出否。再查以前搜檢大觀園一案。被告晴雯。與寶二爺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至五年八月之久。（見芙蓉誅）乃檢其行爲。不過擔受虛名。並無犯罪實據。樂仲棄妻再娶一案。後經調查明白。樂仲至南海。娶妓舜華爲室。（見聊齋）白頭偕老。不及於亂。卽如最近翟愛喜尤二君。狎暱麗綃。儼然伉儷。乃一經檢驗。麗綃右臂宮砂。依然如舊。可知古今情種。對於男女大欲。劃清界限。犯罪且不敢。遑論繼續。被告不

敏。請事斯語。今原審判官祇知背誦法律。未能分別情形。何得以已度人。貿然定斷。謂被告犯罪行爲。繼續於新律既頒之後乎。須知法治國內。命令且不可變更法律。豈猜測便能作爲證據。爲此聲明不服。於法庭上訴期間內。提起上訴。請求鈞廳主持公理。依法裁判。督飭原審判廳重開公判。卽速判決。此呈(四)上訴之審判廳。上海申報館自由審判廳。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四日。鈍根

### 鄭師道與唐羣英結婚之交涉

鄭師道與唐羣英。交涉種種。致釀成劇烈之爭端。甲編已紀其事。茲續錄所問如左。

再控鄭師道 唐羣英女士。因鄭師道以結婚廣告。登入長沙日報。遂與該報館大起交涉。一再打毀。致起訴訟。迨兩次預審。唐羣英均未到案。鄭師道反爲唐羣英。要求廳長原諒。及唐羣英控鄭師道於都督府。謂其有意誣讒。請予嚴懲。當奉批飭司法司。按律懲處。而鄭師道始潛行逃逸。當鄭師道臨行時。徧函湘中相識。仍指唐羣英爲正式夫妻。並謂唐羣英令張惠風等。勸其去湘云云。迨鄭師道去後。唐羣英復

控都督府。請予究辦。昨奉批云。此案前已批示。鄭師道污衊唐女士。障礙女學前途。飭司法司嚴加核辦。案律懲處等因。印發在案。茲據陳各情。仰仍俟司法司遵照前批辦理。並電鄂都督。沿途截拿。歸案究辦可也。並聞譚都督已電武昌黎副總統。南京程都督。以浙人鄭師道。來湘污衊唐女士羣英名譽。唐現已起訴。鄭在逃。請飭一體拿究矣。

維持女權報 湖南女權報。係因唐羣英與長沙日報館之交涉。由女士何步蘭發起。即日開辦。其中紀載。以攻擊長沙日報。及其總理文斐之事爲多。曾由文斐登出廣告云。指爲近有一般逐臭惡少。新刊印刷物。假用報章名義。專爲私人捏誣攻擊之機關者。現在該女權報。出版已逾旬日。特以經濟支絀。恐難持久。遂由何步蘭呈請都督。撥給公款。並常年津貼。以資接濟。昨奉批示。諸君提倡社會。尊重女權。毅力熱心。深可嘉佩。所請撥給經費。現在公款支絀。未便照准。惟念開辦伊始。應予維持。照撥銀一千兩。事關追加預算。俟省會成立。付議通過之後。再行支發。並行財政司查照。

律師搶親案之奇奇怪怪

律師顧南庸搶親案。甲編已詳載之。茲又得續聞如下。

(一)顧南庸巧騙船家女。通城南門外長橋下。有飛碗船一隻。常川停泊該處。船戶彭姓名士志。有女珍娜。饒有姿色。律師顧南庸。見而艷之。挽其近鄰胡雨人。向彭介紹。許以二百金聘女爲妾。彭知顧有妻。又已有妾。且彭固有資。亦不願其女爲人妾。遂峻拒之。顧知彭不可以利動也。乃謀之于胡婦。假稱剪小腳鞋花樣。邀女至家。顧佯爲不知。突入胡宅。卽由胡婦介紹。與女相見。俾之當面說合。婦更從而攬掇之。(據聞顧告其女有云。我現做通州州。又當省議員。每月進款上萬洋。你跟了我。豈不富貴雙全麼。此等語可醜之極。)女俯首不言。顧以女爲默認。遂僱轎一乘。出其不意。曳女入轎。飛馳至律師事務所。當夕遂成其好。

(二)彭士志怒告律師狀。顧南庸與彭女成親之次日。顧央胡雨人至彭處云。令愛嫁與顧律師。夫婦之間。情好甚篤。予一則到府道喜。一則請示回門日期。彭初以其女竟夜未歸。正擬設法尋覓。並不料爲顧律師所拐。比聞胡言。怒髮冲冠。欲將胡



捆打。胡知不妙。抱頭而去。顧聞信。懼彭糾人搶女。因將女藏匿他處。復挽某某二君調停。願執子婿禮。登門磕頭。並允增加聘金八百元。彭以此事體面有關。決計不允。遂當即檢察廳起訴。彭係湘中望族。頗有奧援。故雖以大律師之聲威。彼絕無所畏懼云。

(三) 審判官願作和事老。二十三號。由檢察廳傳案預審。被告顧律師。央某君運動。准免到庭。由其書記員某某爲之代表。彭士志訴稱。顧南庸誘拐閨女。係刑事犯。何以能派代表到庭。檢察官謂此事生米已成熟飯。本廳只有成婚之美。無撒散婚姻之理。今日本廳做個月老。成就了你兩家的好事罷。彭冷笑曰。設貴廳長女兒。被人誘拐。亦如此辦法否。檢察官瞠目不能答。彭又問顧南庸是否有罪。代表能代人認罪否。檢察官又不能答。一時觀審者。鬨然大笑。而彭又責問不已。檢察官以公道在人。礙難循私枉法。遂謂此案以掠誘罪論。顧應處二等有期徒刑。定于明日公開審判。不再作和事老云。

(四) 中央隊忽做參加人。南通有所謂中央隊者。前歲光復時。由某巨公所組織。

係爲保衛地方起見。其隊長王敢。與顧律師有瓜葛親。平時往來甚密。此案發生後。王卽極力爲之運動。日昨見預審情形如此。逆料檢察所將迫于公理。不能十分爲顧左袒。遂於開庭前（卽念四號）二小時。帶領全部隊伍。大吹大擂。蜂擁至庭。蓋一面可以威嚇衆人。一面可以迫脅司法。以達其保護顧律師之目的。是時法庭內外。旁聽者約千餘人。無不驚以爲異。未幾檢察之牌示高懸。改爲預審。禁止旁聽。王隊長卽下令逐旁聽者出。其有一二愍不畏死之徒。如醉如癡。仍擁擠一處。王乃指揮軍隊。倒拖數人。持槍亂打。一時呼號叱咤之聲。幾於屋宇震動。而檢察官等高坐堂皇。匪特視如不見。且以一種舊日之二簧京調。大呼拿下。拿下。一若梁夫人之桴鼓助戰者。然軍隊所以保護地方。豈容干涉司法。法律所以保護人民。豈可縱容軍隊任意打人。是亦真可怪矣。

（五）市議會質問理由。是日自王隊長帶兵到廳後。道路謠傳。謂有變亂。市面亦極爲驚慌。市議會以此事於社會安甯秩序有關。特備函至廳詰問。其函照錄如下。敬啓者。本日下午三時。街巷紛傳。貴廳調集兵隊。令行戒嚴。居民惶惑。疑有大故。幾

致不靖。敝會立即派員赴廳詢訪。始悉此項軍隊。係爲預備審判彭士志控顧律師誘拐閨女一案而設。當將并無變亂情形。宣告居民。藉免誤會。致生紛擾。惟細思誘拐案件。本係尋常刑事。乃審判之時。忽然調兵守衛。以致全市震驚。未審貴廳命意。是否因拐犯手腕靈敏。恐有臨訊脫逃之事。抑因審判此案。或有不洽。恐生他項暴動。藉是以爲抑制耶。敝會爲維持地方安甯起見。懇請貴廳宣布旨趣。以釋羣疑云。

(六)預審庭模糊結束。是日各方面供詞。與其預審情形。有最可發噱者。胡雨人供稱我係顧律師之書記。孫某高某請我做媒是實。其他我不知情。我在滿清官至五品。大清例我也看過。斷不敢知法犯法。孫某供我在顧律師處當書記。每月不過十元。他們鬼鬼崇崇做的事。我絕不曉得。高某供我與顧律師同鄉。亦當書記。我絕無請胡做媒的事。官問其中曲折。究竟如何。孫供我實在不曉得。官低聲告之曰。你何必說不曉得。官見孫不答。隨喚顧律師。顧至庭。行一鞠躬禮。官亦點頭答禮。顧供我在省議會多日。并未預聞其事。要問我事務所中人。我不是知法犯法的。我今日

到庭申辯。官蹙然曰。要有證據纔好。顧供證據却無。好在省議會的假條。我可弄得。到。官判顧南庸及其書記高某。暫押民事看守所。胡雨人及書記孫某押刑事看守所。俟證據齊備。再行核辦。旋退庭。據觀者云。此案預審。堂上堂下。俱有一種難堪的狀況。而彭女珍娜。立在一旁。亦復含羞帶笑。好看煞人。此案尙未知如何結果也。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出版

不許翻印  
版權所有

\*\*\*  
民國歷史乙編  
\*\*\*

\*\*\*  
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

編輯者 修竹鄉人

發行者 文學書社

上海六馬路石路口松盛齋街

印刷者 東方印刷所

發行所 各省書肆

代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五百十三號 掃葉山房北號



